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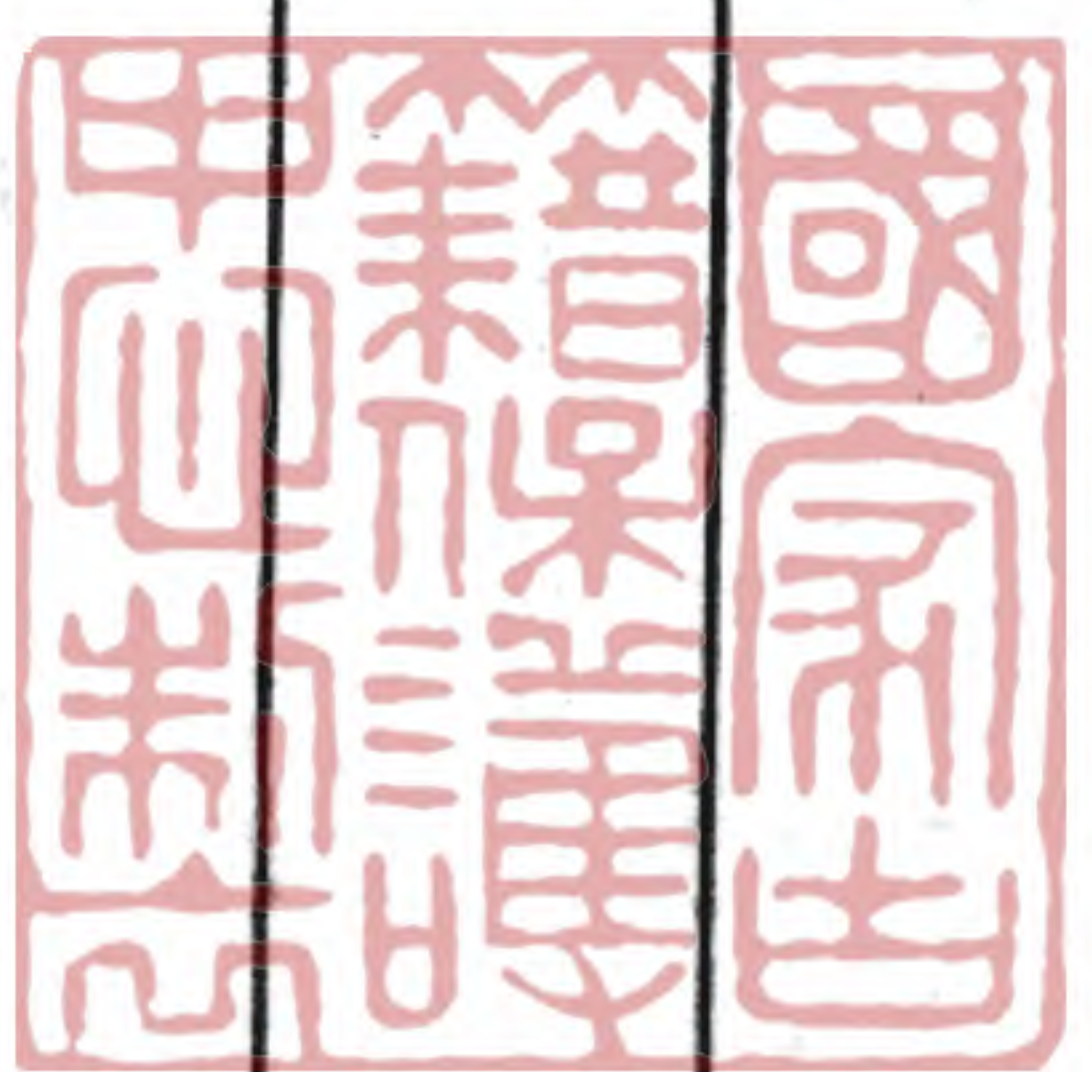
石隱園藏稿卷三

淄川畢自嚴景曾著

文

先君黃髮集跋

蓋聞翁張循環天道也從古韞德歿奇之士塞於其躬而後後人得食其報非獨庭訓端亦遺澤遠也嚴嘗持此差等天下若合符券而先君則猶彰明較著者矣先君少負雋才計可芥拾一第而竟棄去學稼學圃意愉愉然樂也既蒙家難左撐右持培塿萬狀乃始中悔悔而發憤課子實殫厥心間以餘閒洩爲詩歌總之直抒胸臆詮契神理或可解頤或可裂眚罔拾時人餽釘綽



有先輩風骨惟不喜藏藁故多佚兒曹每私錄之一夕
虞庠不戒盡付羸火今存者皆出記憶之餘及晚景所
嘯咏纔什之三耳然亦足窺一斑矣嚴以中人以下之
資濫竽郎署肅弟復點賢書而諸兄弟並列諸生津津
向進伊誰之賜則先君之遺澤庭訓兩有藉焉嚴不孝
牽繫升斗奔走南北睽違日長承歡口短蓼莪蚤輟風
樹永懷嚴獨何心能不悲哉能不悲哉所幸生平卓犖
仰句二三先達爲誌爲表爲狀庶幾不朽而詩尤當年
心精性靈之所闡纔一披讀音容在接若之何不檢授
刷人以永思慕也因念先君臥疴時兒曹以遺草請先
君曰寓內名集充棟汗牛尙未必傳予生平何嘗抵意

雕蟲若乃灾梨棗以取嗤耶噫嘻此治命也顧以昭弓
冶儼著存茲刻又烏容已脫觀者曰詩不李杜辭不班
馬是贅也則不肖嚴無所逃罪而先君業蚤見之矣昔
人云人不愛倖之指而愛已之指不愛崑山之玉江漢
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則情有獨鍾而愛不忍割也
嚴意亦若斯乎是舉也遐思追悼諸兄弟有同心焉而
搜括校讐則寅弟之功居多云

易僉商爲官買說

嘗聞治國之要先經費經費之要先恤民是以管敬仲
言物有多寡而情弗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
進退而力不能兩其間盈縮裒益之權人主不能自操

而每睨其成於所司故或有十倍人之功而抑或有不
廢本之事此其芒芴鍼芥間殆有研桑莫能殫而功集
於不使知者維我國家經制大備而細及香蠟芻秣之
務舊用京商市之以供郊祀庖廐之需始立法未嘗不
善也浸假而人且居爲奇貨浸假而疲極奸生商與國
交病每一僉商輒而買名捏報閭左繹騷毛盡皮穿呼
天搶地情狀幾不忍見聞夫好義終事之謂何而令至
此極也余謬司主計嘗蒿目扼腕嗣奉旨一再查議卽
矢口極言竭力主持竟易僉商爲官買夫官何可令買
耶無主伯亞旅之相扶而足不履市廛平準之所轉烏
在見其便也雖然商買也而不經之費強半付之亡何

官則絲絲皆公家用也商按成數而征所裒聚多措窳
又或致上下互蒙聊取結局無殿最之虞而官買則刻
刻爲身各地也商隸土著代倩者多每有逾年而逋額
尙煩徵比徒令人詠碩鼠之歌國起蜚鴻之慨竟無補
於經儲而官買則仄期未及亟圖省成稍不及額而躍
冶無所容則匝歲皆有成候也若夫估値之審定物候
給價之惟恐逾時議汰加斛之冗費以省漏卮議分運
脚之內外以資崇墉甚且京糧不敷至借新舊餉濟之
度緩急揆難易較輕重非祇以便官也官便而法之行
也滋久商之息也亦將永賴而不復議更此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可久之道也嚴不肖仰體我皇上惠顧輦轂

軫商之至仁而又不欲遺當官者李代桃僵之實害其
究不至使官降與民市而能使民樂爲官輸蓋心血爲
枯而寸髮幾落今幸始事諸君子奄觀厥成矣後之踵
厥武者或亦諒余苦心而不致爲餽狙之嚆矢也詩曰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老臣志也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諸
君子其勗諸

改觀海編爲尙友編說

語不云乎以文會友時雖邈矣論世知人蓋肺腑之精
神滙而爲言原非糟粕之末制作之光彩久而愈著直
與日星不磨故孔子有無文不遠之詞而孟氏揭知言
養氣之指彼空踈不爲世用祇憂才富學貧乃灰燼忽

有神行所謂筆歌墨舞某胸無他嗜性僻耽佳輻輳人
倫思首彰夫大義薪傳道脉恐將絕于微言非敢擬昌
黎以六經之文起衰八代或亦如鄭谷有一字之益不
負半生所見選刻多家終嫌挂漏便覺啓蒙可藉罔裨
高明用是蒐翰彌勤究心獨苦輒乘休沐徧及緗囊若
表箋若奏議事君經國之資曰箴銘日記賦警目寫懷
之作論贊序啓得力於格物締交誌傳碑文結想於傷
今弔古上遡秦漢下迄宋元無義弗探有奇必錄古質
擬商彝周鼎麗藻侈萬卉千葩一代之必有一代之體裁
清濁不嫌異制一時卽生一時之俊彥精光倍覺陸離
手自較讐躬爲鈔錄大者欽其經濟如河漢之倬彼清

霄小亦喜其才華如荇藻之影於秋水真銖積而寸累
殊殫精而斂神初以觀海爲編讀之如望洋向若嗣以
尙友各帙對之如縞帶紵衣從此夕濡朝涵等於幼學
不覺手披口稔狎我良朋味腴舉芳編蒲緝柳自昔一
言投分定交於杵臼之間惟茲萬卷作緣託契在編摩
之內喜而不寐樂可忘餐童而習之恍金蘭之在望嚶
其鳴矣扣寂寞以求音安得四海絕隨肩而眼空丘索
縱使閉門堅裹足而交徧賢豪我思古人幸獲我心恐
畫脂鏤冰而未尋其妙世間何物益人神智雖汗牛充
棟而不以爲繁有錢無貫與有貫無錢不善讀書者交
病從酪得酥先從乳得酪能自取法者方知識荆於往

行前言雖休勿休十五年不殊寧越慕蘭而循名責實
或默或語千百世自可相如日孜孜然髮種種矣頃比
歲濫竽版使亦乘間兼典書倉慕鄴侯之關中轉漕必
先圖籍企伏波之殿前聚米以象山川年華歎石火之
不停獨意在懷人而不遺遠躅時事慨水滸之易渙卽
光如秉燭而猶勝昧行如見故人斯爲勝事識買櫝還
珠之誚子有餘師當捨筏登岸之時卽須我友聊因副
墨敬告同心

西征紀畧

余瀕發時六弟以東萊紀行見示因諾以西征紀行相
酬顧此一役也經涉四省直馳驅四千里形勝景物之

石隱園藏書卷三 五
奇名賢古蹟之概不可勝書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者也况余行則晝夜星馳止則簿書堆積亦奚暇爲之念不忍負諾責無已則舉其大者馬首所逮章丘北女郎山密邇城郭近在几案間楚楚有致居然一小藐姑射也是共五弟登覽者至濬縣聞大伾山甚奇而未登也邑人王越在天順中以文臣而多武功封威寧伯大是異人讀其詩不尙推猷極有豪氣令人傾仰抵孟縣渡黃河波濤洶湧洞心駭目自是偉觀孟津以南觀北邙山巨墳纍纍如丘如陵意必前代王侯卿相之墓昔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是與女郎山前列塚俱可發人深省又行數十里則洛陽矣古

稱天地之中都會之雄伊洛漚澗流行其間二程康節篤生其地迄今王氣猶存市廛充斥光景繁華所經郡邑惟有清源與此彷彿真勝區也前此率皆坦途過此而西則多山矣入澗池訪故令曹鶴老遺跡尚有知者邑乘新修頗不鄙夷乃知先達樹立要自不苟再西陝州驛各甘棠卽古召南故址而洛陽則古周南也自陝以達靈寶卽秦嶠函古地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蓋在此耳若今之潼關雖有黃河天塹之險別無形勝不得稱函谷也入潼關四十里卽爲華陰華山出其南先謁嶽廟規制恢宏多唐宋碑碣松栢次登華山畏壁立不可陟意欲至青柯坪而止迤遠望之如一朶芙蓉

石隱園藏書卷三
六
分爲五瓣由山徑二三十里以入峭峭孤峙絕無依附
如鋸解斧劈之狀便覺非他山可及始悟昌黎詩中太
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蓋指山形言之而老
杜天外三峯削不成真詩中畫也山中流水湯湯清徹
見底寺觀多幽雅可觀惟玉泉院最勝是陳希夷臥處
中有希夷臥像人生大夢利名爲幻未卜何時可喚醒
也進五里許爲希夷峽峭壁狹長深陷上有一穴中藏
仙蛻又進則莎蘿坪有莎蘿樹在焉樹亦不大餘無奇
者再進至玉皇廟抵青柯坪尙數里許而日暮道險輿
夫憊矣因驅車而歸復從邑令索華嶽志讀之始悉華
山之勝曩所瞻眺曾不得什一也翼晨入華州城南又

有少華山焉遙睇而已一棹檣巋然爲王庭詩王庭論
王庭謨三兄弟一以十五一以十六一以十七先後俱
登鄉試英俊若此豈山川之靈所獨鍾耶已又俱登甲
科庭謨且撥探花恨無年耳由渭南抵臨潼則繡嶺照
耀城南秀色可飡山上松柏蒼翠宛如畫圖溫泉出於
山足氣蒸如湯行里許不解唐明皇初得楊貴妃賜浴
華清宮卽此地也中有一亭扁曰洗心內爲官池扃鎖
甚謹官長薦紳沐浴其中池製不方不圓南北如環東
西亦如環而差長焉說者謂楊妃小字玉環故作此製
豈好事者爲之說歟各人題詠石刻充棟集而爲墻名
萃玉屏亦佳話也當時唐建都長安距此尙六十餘里

翠華屢至荒淫可知此外有民池二女池一女池舊亦有室後因婦女出浴恐壞風俗廢之不謂反有裸露以往浴者民之愚而難化亦可慨矣此雖小於華嶽而近在眉睫無跋涉奔走之勞山光水色綺麗非常當爲西征第一奇觀入西安會城古蹟奇踪不及細探但覺規模濶大猶是前代帝王都會氣象耳又五十里抵咸陽則豐鎬涇渭四水交流而文武成康周公太公之墓俱在境內蓋周故都也又數程爲岐山是文王時鳳鳴處自長安而西地勢平行至隴州則古關山道矣山長百餘里嶙峋高險不通車轍輿人累息而上跬步爲艱宜若登天然山上多虎多猿行者什伍結伴方敢出塗時

洮岷考畧

聞流水潺湲之聲古語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余西征至此亦不免迴翔却步云過此則入天水界中山川風俗別載洮岷考畧茲不具

岷州西距洮州一百二十里洮州西距舊洮州六十里過此則邊外矣洮州設副總兵一員領兵四千餘舊洮州設守備一員領兵一千餘岷州兵三千餘舊有守備領之前道張君條議裁革顧守備如網之有綱如裘之有領似終不可罷徐當議復也此外階州文縣西固所各有守備一員各領兵一千餘本道所轄洮岷階文西固等處俱係番民雜處番卽唐史所稱吐蕃者也投入

中國者收塞內爲熟番其在塞外者爲生番每年六月俱以馬來易茶它邊無論洮岷二處約得馬二千疋茶之外仍以鹽與梭紬賞之緣塞外多番與羌雜處中國全靠各番探聽入犯消息而各番畏其威亦往往洩露中國情形中國明知然不得不以茶馬羈縻之不者番羌相合爲患愈大矣本道所轄信地惟二洮最爲要害每年秋防岷階文西固等處各撥兵詣洮防範共一千五百名五年之前曾入犯一次每遇失事則必具題總督撫院兵道總兵而下以次議罰堵截有功則加陞賞余初至未及簡練兵馬聞黃河水結羌每踏冰而來目下亦時聞警報未入境耳顧亦有來降者前道收畜近

三十人妻孥幼穉俱有糧餉意在以敵攻敵而狼子野心殊難駕馭豢養其射藝精絕常中飛鳥上官初到妻女皆來謁見辮髮椎結真秦越一家之氣象哉

本道所屬階文成縣等處咸有礦洞邊地民貧礦徒頗多有司不能禁戢甚或隱匿不報近聞每駭輒至一二百人有盈甲馬疋自稱銀兵官軍逐之東驅則西走南驅則北走總不離前項州縣之內又各營惟洮州軍按月支糧餘俱壓支年餘今四十四年終纔支四十三年夏季原編餉銀多在西安平涼二府借口灾荒屢催不解萬一匱絕能免庚癸之呼乎此其大患又有不盡在邊境者矣

洮岷北界爲臨鞏道地方疆場相接兵道爲少叅張準
我諱鍵者原以兵科例轉昨本道闕官係渠代攝有好
大喜功之心議欲兩道於舊邊二三百里之外再築新
邊墻一道保番禦羌其說亦似鑿鑿可聽然實深入彼
地工程浩大萬一乘機搶擄恐版築之功未成而衝突
之事旋有矣余受事伊始撫院亦曾問及欲稱便則恐
貽禍於地方欲稱不便又嫌於忌人之功且渠屢書來
懇玉成其事極爲難處姑俟相機進退可也

岷州東距鞏昌二百四十里鞏昌西行六十里卽爲漳
縣地方本道屬也鞏昌自清水縣入境類不乏高山峻
嶺若漳縣以西達於岷州則巨山聯接二百餘里峯巒

峩嶷中道線路流泉潺湲出其間時值隆冬冰漸滿地
攀援而進道滑徑險山上松樹叢生青翠可挹卽鄉所
謂蚰蜒松也高低映帶景色奇絕有過此題詠者稱爲
天開圖畫不誣矣地最高寒山松常與白雲相接不見
樹杪行時累日大雪更增一番凜冽山松有合抱者有
拱把者修榦亭亭俯鮮附枝土人恣意取之價亦甚廉
商人市作木筏順流而下鬻於西安蒲州河南京師等
處皆岷產也土人率取木板作屋其上仍以薄板覆之
壓以碎石盡廢陶瓦鞏昌境內大都爾爾惟廟宇官舍
始以磚瓦從事詩人所謂在其板屋西戎之俗固未改
也抑木賤且多使然歟松檟一根界爲兩破售以爲薪

值僅分許烏薪亦賤無煤炭也山既廣大山中人烟鮮少雖且且而伐尙自翳鬱充斥恐數十年之後亦漸見濯濯矣山麓生一種竹圍圓僅如手指亦鮮枝柯取以爲薪車載擔負繹絡於塗春月亦或取笋滋味差可而南方片笋巨竹絕跡不到官府刑責率用木板蠢拙異常說者謂岷地寒瘠民貧特甚非賴山中材木安望生活此亦彼蒼嘉惠邊氓之意也

岷地高寒冬月點水成冰無論矣山上每晨多霧雖晴明日霧輒作雪花飛颺聞洮州尤甚幾所稱山嵐瘴氣者矣岷城外卽洮河頗號巨津初謂可種稻詢之士人寒上蚤寒粟穀且不能生况稻乎岷人止種大豌豆及

青穎卽青大麥也間或種春小麥俱用作餅雖縉紳武弁家率止食此卽有外來稻米聊市些須作湯已耳四五月間始見鮮菜春麥青穎以六月熟大豆以七月熟過此則霜降矣或謂春秋常着毛裘夏月不廢綿衣竊計每歲可省扇數柄非快事乎麵稍佳者謂之府麵云是秋種者顧土人嗜利間以春麥麵雜之作餅猶可若作麵食餛飩之類則糜爛不堪矣境內水磨約千盤有奇大豆青穎藉此成屑勢不得不多也其製引水順流用一長木箕承受而狹其舌以束水輪轉磨動其上作屋與吾鄉同但不待洪流耳以此類推白泥河冶頭河皆可作者安得倣此式而爲之

岷境不出棗豆黃豆黑豆芝蔴然間有販至者亦不乏
絕惟真香油絕少皆用菜子油耳洮河間亦得魚而肉
理麓踈如嚼蠟然酒則販自千里之外從隴州度關山
而來謂之隴酒每瓶止三四盃值一分五釐味亦不甚
佳乃糯米作也本地止小米酒及燒酒二種真有大羹
玄酒之味古意猶存可發一噓幸余非嗜酒者使遇竹
林輩當復何堪夙聞鞏昌出褐意謂在在皆被褐翁也
比入境則人多著單衣卽皮衣亦不多得詢之乃知民
貧而耐寒故若此褐太麓者既不堪用細者價亦不貲
所謂出處不如聚處也縉紳衣著率尙蘭絨距岷尙在
六七百里之外矣

洮岷之俗率以酥油牛羊乳湖茶花椒草果煎而食之
謂之油茶日用必需余初至聞碗盞器具無不腥膻飲
食大減越數日始定豈入鮑魚之肆久而與之俱化乎
商人販茶規得重利官輒抽取其半與番易馬故私茶
之禁特嚴茶自四川湖廣來味重而色黑用竹筒盛之
圓如茶甌長約三尺謂之一篋本地價值七八錢每茶
十篋可易一馬政以油茶番人急需頃刻難離故也詢
之鄉紳武弁亦多嗜此蓋漸於其俗久矣余意此必多
所補益少久亦欲習而用之隨鄉入鄉又何妨乎
岷城無生藥舖每需藥必詣省城及鞏昌市之鞏昌亦
不多得醫止一二又不講於岐黃之術其他衣食所乏

尚其緩耳署中書胥止六名俱在按察司三年一換多
癡拙不解文移每自起稿尙費數日謄寫緣邊地方設
一按院屢經澄汰故至此此其最稱不便者也

本道屬陝西撫院爲李瞻于諱起元河南人又屬總督
軍門爲劉定宇諱敏寬山西人撫院在西安抵任時已
經晤對矣軍門駐劄固原距岷仍九百四十里昔年靡
不謁見近例率行停止先遣一傳牌往此至中途遂有
書手來辭卽返轡矣余蒞岷以十一月十三日詣固原
以十九日中途而返以二十五日蓋席尙未暇暖也

岷州爲衛先年曾改設知州後又改爲撫民同知幅員
亦二三百里但多山耳生員八十餘人有廩膳二十餘

文多膚淺每年一貢照府學例故此中貢士甚多且極
少年邊方小縣科舉止四五人廩亦十餘出貢甚易此
鼓舞邊方人文之意也

西征山川因行役倥傯都置之矣因遣蒼頭東歸欲
諸兄弟知余足跡車轍之所至一夕書此大都據耳
目之所睹記筆意之所嚮往潦畧雜記非足自附於
作者之林也

三叟同游記

從來宇內名山大川可以開闢胸臆陶鑄性靈故嚴君
歉意於九州向平嬰情於婚嫁士君子未有不以登選
奇勝蒐討靈異爲愉快者也顧游必有時則閒莫如退

休游必有方則近莫如梓里游必有與則契莫如同籍
若余三叟今日之游是已先是癸酉甲戌歲余與張叟
華東先後自長安歸數相過從因念海內同籍指不多
屈然存東省者尙餘四人其兩人則安德楊毓奇安丘
馬見素也見素垂老投荒我輩愛莫助之乃楊叟纔三
四百里而近曩每過安德輒驩洽移日今竟契濶已乎
因相約爲三叟之游惟是內外警報頻聞居守戒心逮
丁丑春暮始擬會五峯歷靈巖登岱宗謁孔林訂於
望日甲寅起行是時桃李盛開乙卯次龍山余先至小
設以待張叟薄暮至直來就語丙辰過梁家莊同赴歷
姻黃君邦柱之招探春芬芳滿室然以道之云遠不遑

卽安雖投轄弗從也道出華不注下青翠若削芙蓉是
春秋晉郤克所爲逐齊師三周者乎日下春過濟城東
南郭客有邀觀趵突泉者吾儕以未便徘徊省會辭不
往驅車出望仙樓睇南山一帶如大佛千佛玉函馬鞍
之屬峯巒起伏秀色可餐欲覓宿山墅中居民不應輿
人告困遂跨欵段從之宿於黃山舖張叟招余共飯山
村岑寂而肴核精腆蓋宿戒也丁巳欲蚤發聞張叟未
行姑待之與店主閒話詢以村居樂乎對曰差役煩苦
有司不能撫循且加股削兼地近藩封府役飛而食人
不可嚮邇安所得樂余聞之悽然及同行出舖則有長
清趙孝廉之故園在園有石有花頗就頽廢而古松三

株蒼翠奇崛若廣厦覆幬若虬龍蟠旋士人言孝廉久
捐館其子赤貧他產盡鬻而深念先人手澤獨畱此園
躬爲灌蔬清風家法有足重者過大小炒米店人傳揚
叟肩輿已過余與張叟聞之且疑且信以安德抵五峯
比鄒淄較遠五六十里况携幼子意必遲遲其行或愆
期會既抵五峯而楊叟果先在焉余兩人喜可知也甫
抵寓楊來張繼至因同詣楊寓楊叟已登五峯禮三元
訖且就道院治蔬食相迓有次子士秀同行禮度爛熟
應對敏捷真英物也久别乍逢握手論心共話積澗其
樂陶陶少休張叟與余覓徑右轉先拜伏魔大帝祠遂
登山之西偏拜廣生殿沿路松栢鬱葱鹿兔狃獠洵稱

佳境絕頂爲三元殿規制宏麗法象森肅稍下有藏經
閣藏道藏書裝潢精潔且聞內有神農本草與俗刻異
張叟亟索覽之因倉卒難覓而止是地孤聳秀拔初憚
其險徘徊他途及覘峭壁鱗次更起艷羨遂從磴道直
下通計二百餘磴峻矣峻矣山稱五峯中會仙左聚仙
昇仙右慶仙迎仙東青龍泉西白虎石皆五峯之勝槩
也晚會飲張叟寓天桃高楸互映山側大助登臨之興
三叟各賦一詩紀事咏懷已更相屬和以識勝游戊午
東行數里過德陵地踞高岡脉從五峯頂來周圍崇牖
扃鑰甚設道路崎嶇輿人稱艱各舍車乘馬日晡抵靈
巖寺初進山門北望山形如獅有馳騁不可控御狀入

殿拜大士文殊普賢像端嚴妙好皆唐宋丹青也登靈巖閣千佛閣雄傑詭麗殿西一栢大可十圍突起百丈目所未覩東行爲魯般洞內設二門門不可啓見者詫爲神奇再東有鐵袈裟上存褶文下無根抵不知誰爲鑄之而又誰能著之也諦觀轉輪藏令從人推輓數轉又觀雙鶴泉遙望丹鶴棲集樹巔自此路漸險天漸暝遂借過小寓晚餐已未復欲窮山之勝同詣張叟所居方丈修竹數竿風枝孃孃欲舞香積內有泉爲佛圖澄飛錫處稍北爲辟支塔高十三層遊人或盤旋而上北行里許勢愈陡絕乃棄輿徒行從人前掖後擁始免顛踣有碑題靈山第一泉卽甘露泉也泉居慈室甃石爲

井僧取小甌挹水進之清冽沁人不知與惠山中冷誰當伯仲泉流四出曲溝迴環稍上樹色籠葱有亭曰抱靈寓目則挿天翠黛傾耳卽淪地銀笙幽襟大快攀蘿再躋爲大石棚勢如斧削有僧棲焉旁爲聖水池池水入夏已涸前有石刻關聖畫竹默寓歸漢之意雖真贗難辨亦忠義佳話也自此陟白雲洞直入證盟功德佛洞卽獅峯絕巔架木爲橋僅可置足縱目四顧渺然無極僧獻白水黃精身世兩忘意豁如也相與趺坐移晷尋舊路下則日之方中耳復同東裝言邁道出灣德約二十里經鷄鳴山明孔山皆西來舊路至灣德始轉而東則泰山路矣晚宿長城叢林此戰國時齊所建自衛

長城也庚申抵泰安自香店外無寓客者適陽丘姻家
李濟齋太守宅在西郭因借寓焉時青州司理齊公以
督稅至藩司照幕耿公以署篆至孝廉廣文郭公已報
陞江山令皆來顧吾儕堅辭不允遂以野服見齊送登
山大小肩輿辛酉質明出登封門抵歇馬崖易輿以行
繇黃峴嶺度迴馬嶺勢彌峻削至快活三頗覺紆衍南
望徂徠諸峯羅列如兒孫之拱立路側一鉅石青色有
黃紅舫膜橫束之時人所目爲蛟龍石也進此爲御帳
坪有飛來石卽昔年五大夫松故處後爲洪水漂墮壓
仆者進此爲朝陽洞爲半山亭有米萬鍾雲根字又有
趙世祿各山洞府字停輿小憇便覺神思飛越迥隔塵

寰進此爲大小龍峪爲小天門前人題有風清雲壑振
衣千仞等字卽景會心處處逼真忽值雲霧排空風雨
驟作恍惚飄蕩不知所嚮陰霾中但見爲十八盤者三
則三天門也傍刻仰之彌高字鳥道盤紆壁立萬仞輿
人從喘汗中勇猛精進吾儕亦險夷禍福度外置之始
抵絕巔望見碧霞元君祠會風雨亦漸息遂肅衣冠而
晉謁焉昔有鍍金銅殿在正殿前今已築臺其下若增
而高兼鑿鍍金銅碑交相輝映余念東嶽爲萬方生物
之府而元君又神之至靈至秀者比歲氛祲交作海內
彫殘登高望遠戚然動心顧謂張叟曰曩科臣葛泰垣
疏言泰山銅頂金木相刑年來禍亂之作多有左驗語

雖近幻似亦生尅至理張叟然之右折而上探李斯篆
及玉女池舊在公署後今公署已圯直埋沒沙磧中耳
左折而上探日觀吳秦越觀諸峯及仙人橋捨身崖駭
目洞心應接不暇若磨崖碑雄峙恠偉尤稱奇絕再北
登玉皇廟觀無字碑高二丈許色理細膩論者多謂勞
民傷財驅他山石至此及與張叟觀附近石色理多相
彷彿其爲近取無疑最東爲孔子小天下處有聖廟焉
方在修葺則守道吳公也至東嶽爲泰岱主廟乃滿目
傾頽鐵瓦數百飄積毀垣敗壁間耳晚歸公署飮二守
陳公所授餐優人在焉匆匆竣事退就寢三叟共居一
室風聲凜冽色相淒清幾於所謂連床夜雨者矣尙擬

風定觀日出不意徹夜不休豈非山靈之妬人乎山後
黃華洞勝地也余昔曾再游二叟晨起階往余畏膚粟
不果直兀坐以待同歸歸途強半則東折入石經峪署
州設饌於此巨石橫亘數畝俱隸刻金剛經書法精峭
水流其上半明半滅映帶可喜張叟令從者榻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九字古色驚人直北有亭或刻其上曰
高山流水又曰冷然清韻下山謁泰廟廟制宏敞環以
磚城雉堞森然城八門南面者五廟前漢栢唐槐及銀
杏樹干雲合抱者凡數十株巨碑可數丈龍頭龜趺多
出宋祥符間迨萬曆中碑陰續刻萬代瞻仰五嶽獨宗
八大字又太極圖東嶽圖二碑皆作鉅麗觀癸亥脂車

入曲阜晚宿大汶口河濶水駛有道人修橋焉米價騰踊不用升斗而用權衡與人廿錢不飽道左榆錢楊葉多斧斤以取傾筐墜之其凶年之景象乎甲子入曲阜境涉泗水清流漫衍土田膏腴眺望林木皆挺拔高聳特異尋常蓋周公建封與區自不同也路旁有功參造化坊卽孔林入林先拜饗殿次謁先師及伯魚子思三墓皆馬鬣封也翁仲角端古樸殊常製近西一室爲子貢廬墓舊塲洙水自西而東綠淨澄徹爲洙泗橋門東有端木手植楷枯矣尙存根株二丈壘石護之林中自松栢外高楷林立扶踈暢茂不下千百則皆端木手植雲仍也無奈人情嗜利採掇頗多楷芽可茹亦可茗

猶無大害楷木取爲杖可以扶老製爲棊局其聲清越有堯守喬公碑厲禁薪樵弗爲止且皆孔氏子孫擅其利人情熙穰一至此乎三墓周圍設垣可二十畝其東西北三方皆設重垣廣可數頃孔氏子孫世世祔葬其側此則黃虞以來神明之胄所不再見者也晚宿東關其居亭者卽孔姓雖在韋布亦方巾如宗室例乙丑齋沐入城謁大成殿殿九楹柱礎皆白石刻蛟螭前後左右以四十計先師冕旒黻黼儼王者之儀犧樽象壘皆前代法物蓋用所封文宣王禮也殿內刻顧凱之所繪行教像吳道子所繪小像殿前一亭碑題杏壇字金覺懷英書光澤倍常可鑑眉睫諸古廟中此類頗多人

呼爲透靈碑世俗影嚮之見耳亭前有魏陳思王唐李
邕崔行功宋呂蒙正米元章所書碑均稱瑰奇而近刻
聖蹟圖亦佳諸搨碑鬻書者充牣其中人爭市易而張
叟獨搨壁間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
字則好奇甚矣步出奎文閣下弗克登門東爲先師
手植檜雖未腐朽而無枝葉護以石欄說者以爲榮瘁
關國運及考所載發榮之期亦不盡然余謂此樹生死
不必強爲之解試觀廟內松栢叅天閣數千年林內荆
棘不生鳥雀不巢亦足以明聖道之獨大造化之獨鍾
不必區區於一檜論榮枯矣李文正公詩云一方煙火
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信然遐哉聖化不可尙已右

爲啓聖殿金絲堂卽魯共王壞壁處也左爲家廟詩禮
堂一聯云文豈空華字字皆躬行之譜呶唔時何不反
躬體認道非絕詣人人具聖哲之胎景仰會便須著力
擔當此提撕真切語也嗣拜顏廟其規制視孔廟差狹
而輪奐不減入克已門窺陋巷井始知能發至聖之蘊
者其食報亦與至聖俱無窮也城北有周公廟相傳是
靈光舊基樹制禮作樂經天緯地二坊廟設周公魯公
神位東西二高埠爲兩觀故址卽至聖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地也維時游興漸闌將廻轅矣欲邀楊叟取道長
白不從因留戀半日各治盤飧並贈楊公子小詩翌日
丙寅別去余與張叟並轡歸是晚仍宿大汶口因未便

再入泰安丁卯問道北鄙道頗修阻輿馬相代而行渡
漸汶河有策馬來追者則年家王利川弟也利川諱楫
泰安人巡撫寧夏死亂兵手生平清絕司餉遼左一塵
不染且因亡弟冲陽缺餉隕生發憤抗疏余在泰安亟
偵其廬弔之或告以在鄉而止不知停柩近此真一交
臂失也詢嗣人止一子伶仃窮約不覺惻然顧日晷漸
晚張叟已遠而余欲返旆難矣疾馳宿段家莊因念大
汶口俗呼待悶口漸汶河俗稱醬甕河戲爲口號曰大
汶口爲待悶口漸汶河作醬甕河俗人不解通文義襲
舛承訛奈爾何張叟續前二語云蝦蟆陵原是下馬古
人已誤奈今何蓋用白香山琵琶行中事也戊辰過龍

磨角楊家困諸山兩山南北夾立中開一逕似二龍抵
觸狀但地原非衝邊不知楊家何以困此志乘無攷徘
徊久之是晚風起遂宿杓山已巳北發遇險峻處則騎
而行幸登降無虞比抵坦途余馬見朽柳空腹突驚逸
而墮痛暈移時張叟業跨蹇前往復回慰視余追誦杜
詩云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惕然增感亭
午抵顏鎮拜顏文姜祠一泓清徹錯落珠璣二泉湯湯
橫流城郭真山明水秀區也入城弔總督張公明衡繼
賀憲副趙公暨垣及覓趙解元嶷叔則他出矣晚宿其
書舍次日孟夏庚午朔余邀張叟便道過做廬意難之
至焦莊而別後聞二叟皆以是日抵家維余亦然蓋通

計往返各十有七日而游事竣矣岱宗爲南北孔道余昔宦游邗江彭城金陵道皆出此凡登眺者四五闕里亦嘗一至其域若五峯靈巖則今日中所創見者五峯奇勝不逮靈巖遠甚而新麗過之彼以天巧此以人力正緣逼近德陵有藩封金錢資其鼎建耳靈巖相傳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開山祖師爲後魏梵僧法定有青蛇白兔雙鶴二虎之異寺興於漢盛於晉唐迨宋真宗始錫今額御書炳煥禱祀駢闐迄我朝弘正間香火猶盛今且頽敗冷落景象蕭條遂俾金地香鉢漸有阻饑之患豈興廢固有時乎宇內有四大刹靈巖居一焉唐李吉甫所圖固不誣也岱宗嵯峨雄渾晴晦開闔氣象萬千尼父登之而小天下自非他山可與較長挈大然自余游覽之初越今僅三四年彫敝之狀日增一日香火之來年減一年獨齊魯近地居民祝釐祈福猶稍相與點綴荒涼耳 孔廟爲道學淵源薦紳藉途發軔比歲聖明右文增置科目甲乙各流頂肩相望近湯文宗題請醵金修理雖未訖工漸見更新第詢衍聖公尙滯京華曲阜尹待對牙角泗水令署篆僅屬遙制春秋朔望誰與奉烝嘗而勤瞻禮亦非崇儒重道之時所宜有也撫今追昔真見風會日流江河日下寧無歎歎於中乎古稱山水之理不可以鹵莽而得三叟往返千里通計十有七日杖履匆匆一切勝蹟奇觀固未能一

一探也獨念吾儕已老無用於世與其守拘孿於斗室
環堵疲精神於求田問舍視今之尋盟譜牒出沒烟霞
虛而往實而歸豈不有逕庭矣乎

目今海寓多艱觸目戎馬吾儕雖老居林壑乎脉脉
關情正非優游嘯傲之日惟邀社稷之威靈不腆二
東幸獲安堵兼以敦年誼而踐宿約則事不容已粵
自壬辰通藉迄今四十餘禩同籍兄弟落落晨星比
歲南北宦遊一二同志曾有四友二老圖咏之刻士
林艷之暨歸田來把臂益鮮迺屈指濟郡尙有安德
少叅楊毓奇梁鄒總憲張華東及余三人鄒淄接壤
猶可繼見安德越境益悵離群因相約爲岱宗孔林

之游兼及五峯靈巖旣以騁游目且以紓契濶丁丑
春始尋前盟紀爲三叟同游是游也山川之奇秀祠
宇之瑰瑋古蹟之靈異毓翁記中載之華翁又評釋
之不啻詳矣第三叟當蒼顏華髮之餘暢浴沂風雪
之致或唱或和亦步亦趨幽懷渴思藉以披豁儻所
稱偷閒學少年者寧非聖明如天之鴻賜歟抑亦可
與前四友二老諸刻共侈年誼之盛者也顧余竊有
媿焉毓翁年七十有五華翁年七十有二而余猶歎
古稀之一則齒不逮也二叟神骨峻嶒登名山如履
平地余以龍鍾潦倒每遇絕巘幽谷瞠乎其後則健
不逮也糾合勝游華翁首倡操觚作記毓翁先登余

直碌碌因人者耳則風流文采又不逮也余茲厠足
三叟之間豈不厚幸矣哉故漫書以附於後

贈奉直大夫泰州知州廣文竹軒徐公傳

於陵海曙徐君發解壬子與亡弟遼撫爲莫逆姻友
余因得從之遊竊覘海曙錦心繡口規言槩行循循
然有道君子也植德有本意必得之過庭而未敢請
越壬申海曙謁選人授泰州刺史當江淮之衝值九
羽之馳而能方圓併畫保障干城無不如意循聲藉
甚一日遣冢嗣小儕踵余門日日升不肖藉先人遺
訓以博升斗顧先人豐於德而嗇於遇恐遂湮沒無
聞願得一言表章余取年友王公立宇所爲誌銘三
復之言言實錄也且小儕實亡弟快壻誼不容辭因
據誌銘及里閭所習聞爲之傳

公諱子肅字德寅別號竹軒其始祖伯亮自棗強徙於
陵五傳至歲貢君玠娶於樊是生公先是公家世服穡
至歲貢君始攻博士家言文明肇起公生而岐嶷不凡
甫舞象卽齒秀於黌試輒前茅先後丁內外艱嬰嬰孺
慕大著孝名督學鄒公特加旌異遂受國士之知萬曆
辛巳起家選貢癸未司渠丘訓公念學者誦詩讀書將
有所效於世也今縱不獲大成何妨小試寧忍弁髦師
範齷齪自甘已者見義必往視利若浼推誠御物敷教
在寬諸子衿侍函丈咸如坐春風中察貧窶者罷其贄

喪不克葬婚不能委禽者捐俸賙焉有小青而襦衣巾者爲白之復其故物一生毫而貧需次當貢一生富而黠從旁構之阿而佐構者頗衆公獨排羣議竟與毫而貧者卽賄囑弗爲動繇是渠丘諸生嘖嘖誦義不休矣比遷諭聊城屬歲不登公條上荒政用佐長吏所不及故遊泮幫補有陋例曰公堂或實懷醉飽之心撫充私橐逮有公事出復列姓名效沿門持鉢狀公則悉以副公費義不私一錢也王生文教才鋒犀利而家徒四壁公解衣推食勉以潛心大業王生感奮後竟發解癸卯每見同籍中與公密邇者輒詢徐夫子起居狀及問輟又未嘗不泣數行下也其他受公陶鑄矢無負公相繼

處囊脫穎者尙繁有人辛卯陞西安府教授會關中督學姜公思鼎謀創書院公爲相地鳩工區畫井井建尊經樓市羣籍充牣其中督學嘉之檄集名士百餘人屬公督課而殿最焉當途者凡兩委攝州縣事計可脂膏自潤公固辭弗往尋轉威海衛教授時海曙下帷攻苦已嶽嶽諸生間公喟然謂西人士曰人生石火電光耳幸席先世之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百畝可以供饋粥徼天之幸有子且才可以讀笥經吾年逾知命何戀戀鷄肋爲而往來東西不憚煩也遂投簪歸解屨釋縛尙羊自喜邑大夫重公行誼徵爲大賓執醬而饋執爵而酌者十餘年焉公坦夷高潔於物無所狎侮遇朋好懽

然道故飲可二三斗而醉終不及亂客前奏奕一再局
子聲丁丁然落枰中然終未嘗櫻情勝負性喜客戶外
屢常滿然亦率家有無循分任真終未嘗下何曾之箸
而飽虞悰之饌也至其教子身作儀的式穀惟謹方幼
而津津若長旣長而巖巖若幼迄今海曙守身守官蔚
然譽起卽厥孫茂才小儕文學醞藉風氣日上洵翩翩
玉樹哉其所得於義方之訓者匪淺鮮矣公壯歲習熊
經烏伸之術老而彌篤嗇精葆素惟治心養氣爲兢兢
病亟他無所言獨謂海曙曰吾貸劉氏金而女不知吾
沒女必償之勿使吾歉歉地下也不欺之學凜於四知
庶幾其得正而斃者乎後訃音抵聊城士民悲悼因撫
公論以名宦請當塗許之又越十年而海曙乃首舉於
鄉則其出於人情之懿好可知也司徒氏曰余觀今世
宦途其情態可鄙爲世揶揄者莫甚廣文非廣文之可
鄙而爲廣文者之可鄙也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以子衿
爲食邑戶諸里選遊泮及優考食餼者按瓠挾子勒索
不已口實公舉頭會箕歛無寧時囊橐稍充輒貪緣署
州縣篆大肆漁獵怨女詈女一不顧且日薄崦嵫戀不
能割必俟奪然後罷逐然後去或不獲正首丘嗚呼億
矣惡在其爲誦法孔子模範多士也贈公幼學壯行務
期無負而後卽安三泚泮林所至輒克廣德心匪怒伊
教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卽委以代庖弗應年纔踰五旬

飄然遠引具至行而負高韻持特操而涵真意卒以廣
文廟食聊城夫俎豆宮墻世不乏人非身都華廡易爲
順風之呼則子列要津藉爲顯親之典贈公竟以蕭然
寒瓊得之卽有詰嗣未露頭角庚桑畏壘千載同符斯
亦三代直道而後所不多見者也論者多疑位不配望
壽不配德然仕則名宦祀之退則令長賓之兼啓胤子
爲名刺史綸綍烏奕光賁泉壤今且入贊大農勛勦軍
國樹立駸駸未艾也菑畚弓冶食報無窮安在其道之
不大行哉

始祖石塘翁傳

粵惟賜姓受氏以來遡源探本之思自天子達於庶

人古今一揆宋儒謂士大夫家宜立一所自出之祖
祀於祠左顧必以創業垂統爲可繼者以爲大宗蓋
其慎也相傳吾宗原籍棗強不知肇自何年徙益都
之石塘塢世代譜牒莫可考鏡其徙於淄之南鋪莊
者則石塘翁昉也體於是粥於是八傳而至自嚴據
老父所記斷當以翁爲始祖作石塘翁傳

翁諱敬賢生長石塘洪武初中山王統大兵入北平元
主遠遁沙漠是時日月重揭不苦兵革樂土多曠可以
擇便棲處翁因過南鋪莊古名崔家莊者樂其風氣龐
茂南面豹山北倚長白東西則走濟淄孔道士厚溪清
可耕可稼於是畫地爲業築塲圃營室廬遂定居焉又

自念去丘墓遠思慕無已因徙父母骸骨負而馳馬北來維時尚有兄弟在石塘者追將及則急掩於莊西新耕隴畝中以滅跡不卜而墳迄今望其地脉自豹山北來岡阜砂水起伏環抱蔚爲佳原非神之相之寧詎偶得此乎此嚴少年所稔聞而先大夫備載之世譜中者子孫相傳號爲石塘翁翁配朱氏生三子長士寬次士敏次士全迄今十餘世裔胄三四百人仕者耕者讀者各守其業皆吾始祖之遺澤也

贊曰以愚觀古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未嘗不歎古人所以燕貽者其用意深而心良苦夫安土重遷人情之常乃或借避而徙或借徙以爲

式廓之謀如築九層之臺惟恐基址稍瑕後或顛蹶必於深山大澤之處相土宜擇利便凡可以爲子孫計者無多用也此固豪傑之士所見無大小殊矣卽石塘塢山谷幽邃兵革罕至前人非無謂而處此乃翁且捐棄勿顧以草昧之際造次經營實開吾宗以有茅茨襍禩地何其見之決處之密而規模宏遠若是哉歲時拜祠下遐想締造艱難真若羹墻在望所謂敦孝友以光大之是在纘緒之人矣可不深念哉

山左濟青諸縣稱自棗強遷來者十家而九雖人有同辭而家無確據大率得之故老之傳聞也吾族之謂遷自棗強自始祖石塘翁至先祖黃髮翁七世矣始紀之世譜然又載有自石塘塢遷葬之事按顏神鎮志自唐天寶間世掌順德夫人廟祀者四家畢姓其一迄今無改故碑尙存卽居石塘塢者也并無來

自棗強之說又考自唐以來顏神鎮在淄州封內至元世祖至元二年始割屬益都是知吾族歷唐宋元明以來世爲淄川人也
九世曾孫際有謹識

曾祖志儼翁傳

曾祖諱恪字志儼曾祖母王氏御史雲石公祖姑吾宗自石塘翁徙居崔家莊五傳爲志儼翁家世農桑翁守故業躬耕力田以勤儉治家語及華奢習則耻之以孝弟爲鄉閭標準語及浮薄態則耻之生平未嘗殫精咕嗶而詩書所載古今興衰治亂及聖賢各節忠義事悉能舉其大端莊訓子弟罔踰尺寸言有物行有恒人莫不信且悅焉曰志儼翁長者長者邑令廉耆碩推爲忠信鄉保正凡里中婚喪大典非翁蒞止則爭以爲慝伏

臘讌集非翁祭酒則衆皆不歡諸少年有過惟恐翁聞之翁煦煦不爲譙讓咸內媿避匿痛自創艾而後敢見崔家莊之南北各有巨壑歲苦秋潦病涉翁竭力損貲各建梁跨之行旅稱便翁產不踰中人而輕財好施中外族黨或婚嫁喪葬有不給者輒傾橐佐之雖沒齒布衣舉跡不踰里閭而百里頌義令問施身古所稱居三年而畏壘大穰衆思尸祝者信不誣也有子五人長遷次正三直四忠臣五忠敬自此孫枝愈繁論者以爲吾宗至翁卽有于門將大之兆不肖曾孫自嚴自癸亥及辛未廻翔二品者八年中間屢經請告嘗以國恩不及曾祖爲歉續獲備位一品辛未始得蒙恩贈我曾祖爲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曾祖母王氏爲一品夫人蓋發祥於先而食報於後非偶然也

贊曰古云修之身德乃餘又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夫事天者治身之謂也以齊之有淄古所稱豁達智匿其俗無不笙竽六博鬪雞走馬爲雄快乃我曾祖志儼翁獨以誠心樸學恂恂禮讓規矩先民人亦爭暱就之又以古訓格言時時爲子孫告誡豈非作法於嗇矯然不爲末俗之漸靡者乎其所以啓佑我後人者抑何深以遠哉

祖善人翁傳

祖諱忠臣字廷佐生而魁梧卓犖處村落中如珠玉在瓦礫顧盼容止有威儀體長上短下姑布家咸占爲福相知子孫當興初爲邑掾以古人自期許有平恕稱尋棄刀筆而力稼穡攻苦茹淡閑家訓子卽臧獲輩咸凜然畫一如事官府有不率者先以鼙鼓申命繼以夏楚收威闔以內外雍雍如也肅肅如也祖母王氏爲王公東和女兢業慈祥實相佐輔有子七人長柳溪公榮次雙泉公架三前川公叢四雲洲公林五雲峯公樹悉蒙故業治菑畲且爲門戶徭役慮先後入粟爲藩臬郡邑掾三考竣事咸得省祭冠帶祖心終未慊也先大夫舜石公行在六獨器重之每笑而摩其頂曰孺子可教也命入鄉塾肄業無何先大夫厭薄塾師復令從邑大儒

張儀部松石先生遊偕銓部王公秋澄執經問難學殖
日新卽松石先生亦自矜爲兩高足弟子及秋澄公登
第先大夫竟以數奇偃蹇青衿然而子孫經術淵源自
茲始迄今垂裕後昆何莫非祖穀詒之賜也亡爲崑山
公本晚出祖天性友愛篤于兄弟推及羣從諸姪撫摩
不啻已出兄子合居室屢空祖爲置產者二仲季兄弟
蚤歿遺孤女三悉收育擇偶資嫁俾各得所以至親故
誑誤不能贖旅困不能歸者必代爲輸餒出之犴狴干
里治裝使遄返保有家室扶老賙貧卹孤撫寡好義施
仁不靳寸報邑故事舉耆年有德爲公正以司市適推
祖祖念已見推擇不忍負常曰第聞投鉤分財投策分

馬非以鉤策爲均使美惡兩忘足矣幅巾青袍質成踵
至務調停解紛不分左右袒而自令人意解一時間里
化之稍有紕行惟恐吾祖知也如是十載引老家居邑
侯弁名旌善亭示勸以示子孫相傳爲善人翁祖闢地
創建菩提庵於東萬莊之南施田以贍香火捐貲專人
印藏經一部於南都迎貯其中延名衲諷誦梵唄之聲
相續也諸子次第析爨卽命各居一村長伯東萬莊二
伯栗家莊三伯
南舖莊四伯黃埠莊五伯田產樓房咸有定宇七叔生
王村鎮先大夫西萬莊晚另營一村居之鄭家莊乃祖暮年所自拮据又不以纖
毫累諸子也越數載各能成立汗萊盡熟通計肥瘠田
可六十頃里中人或意祖望腹也者祖笑曰昔人稱良

田廣宅面水帶山九月肅霜三春捧繭烹羔而醺斗酒
擊缶而歌南山彼獨非夫乎大都人各有志斥鷃榆枋
安知垂天之翼九萬扶搖爲祖雖自顧一山澤癯而胸
次濶大議論瑰瑋莫測涯埃里人又皆敬且憚之祖母
先沒祖自卜塋兆於西萬村之離方手植楊栢數百株
鬱鬱森森佳氣攸萃迄今龍章寵賁馬鬣騰輝皆吾祖
考卜所致此又天相發祥恐青烏家未必有此奇中耳
異哉晚年盡謝家秉陶然自適坐臥一小樓諸子鴈行
侍立以次上食諸孫繞膝覓黎栗融融洩洩笑語移日
人謂祖不獨吉祥善事駢集厥躬造物不爲少靳抑亦
澄懷恢志而善享之也祖生於弘治十年四月初七日

卒於萬曆三年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九歲祖生當皇
風沕穆身際五朝太平躬享全福澤流苗裔歿又四十
餘年始以不肖孫嚴陝西叅政秩滿獲贈中大夫最後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祖母初贈淑人最
後累贈一品夫人吾宗昔年率守先民之樸雖有祖妣
葬時隧道之石崖畧特甚今邀天寵焜耀國恩家美豈
容佚過不宜業勉樹坊表儀衛於墓門而墓道之碣文
尙虛謹撫述生平以干如椽之筆當祖母沒時嚴尙未
墮地及祖沒時嚴僅七齡祇據生平所聞於先大夫者
敬書以備採擇祖妣有靈無所逃於掛漏之罪矣
贊曰不肖嚴生平樸遯無他長所藉先大夫遺訓奉爲

司南惟日日救過出處幸無大戾爲九原羞弟寅若肅
敷歷中外咸兢兢克舉其職雖繇先大夫拮据堂構而
先大父之弓冶實多嚮非先大父闢塾課子易草昧爲
詩書卽再傳而後亦終晦跡隴畝而已蓋先大夫於不
肖兄弟以一經遺代滿籛金譬諸瓊膏玉露爲天人糧
若先大父之於先大夫是有太羹玄酒而後有穀核醴
齊也不肖輩承匱中外濫竽簪纓詎敢登枝而忘本哉

先君黃髮翁傳

先君以儒業肇基含華韞采俾不肖兄弟咸受一經
子弟輩得彬彬與於文學之列皆遺澤也憶辛丑見
背壬寅襄事曾備列行實丐進士中白高公爲行狀

選部秋澄王公爲誌銘憲副頃陽劉公爲墓表宮諭
瀛海張公爲傳亦旣借雄文爲華袞第維時僅封文
林郎官不過七品於子心未愜也距今癸酉三十有
三年矣不肖嚴濫竽中外屢膺天寵累贈十有一次
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國恩家美焜耀前
後近修世譜益覺明發興懷擬丐名碩緒言以賁馬
鬣之封謹據當日行實再加整次搜羅爲傳深虞詞
涉藻繪文或掩質故與其文也寧質蓋先君所以修
諸身而訓諸子若孫者不過人倫名教布帛菽粟之
常今亦直肖本來而已

先君諱木字子近別號舜石晚又自號黃髮翁天性英

敏鬚容偉異目光炯耀貌癯神王讀書多妙解不事章句髫時偕王銓部秋澄從張儀部松石先生遊先生海內大儒慎許可乃亟稱二俊無所軒輊無何補郡庠晉增廣生又與王侍御雲石韓叅知約庵孟別駕對軒結社青雲寺擷英漱潤試輒高等一時才彥咸避舍先君亦慨慷自負可順風而翔乃王韓諸君相繼陟通顯先君獨以數奇再困棘圍年甫三旬遂幡然改曰孝弟力田吾家法也薄田足供餽粥兒曹可繼書香以善養當祿養足矣奚戀鉛槧爲其桎梏我也遂棄青衿不復顧學使者惜焉給冠帶命爲儒官事父母竭力承意務得歡心疾作更切孺慕藥必嘗禱必虔逮捐館舍哀毀骨

立儀節悉倣家禮墓草淒淒祭必血泣又立祠於白業堂西肖遺像併肖已像侍側如事生儀復推輦遷始祖以下建主奉祠逮同堂伯叔併列昭穆朔望率諸子拜奠垂老不衰歲時萃期功薦時食俾宗人之踈者貧者咸得祀其先旣以報本且以睦族也兄弟友愛村落相望常聯鑣過從無虛日中年遭家不造左撐右持振紛糾之急惟先君是賴大伯柳溪公二伯雙泉公皆以先君爲才倍加憐愛先君亦莊事之歿咸囑曰以是藐孤孺累矣先君飲泣受教爲諸姪析產襄事悉慮殫心覆翼備至初先君授產膏腴三伯前川公欲之先君遜焉易西萬村以居及伯值怨家含沙臺使逮治室毀產蕩

先君被褐振裾跋涉千里百計拯援雖雪夜凜冽堅冰
在鬚弗顧也比縣令惑於讐口羅織株連宗戚避匿伯
且有死之心矣先君獨毅然登堂據理直陳伯始及於
寬政先君羞伐其德事平絕弗置喙伯晚復病痿痺每
肩輿邀之膝語竟日飯必羅數品恣所嗜以爲常四伯
雲洲公庶也先君譜族以直書獲長參商幾十載一旦
變起家庭伯以老見辱自分必死先君矢天指日灑淚
拯之時嚴初入仕途僕馬書幣責相望於道卒保無虞
焉五伯雲峯公最謹愿亦爲讐所螫先君殫力周旋乃
獲公道昭明不罹文網追歿而乏嗣諸屬閔然謂奈何
以數千金輕棄螟蛉手先君正色曰此死者所愛也如

飲恨地下何質之官以猶子時榮入繼義男鵬出姓歸
宗猶給別宅二區腴田三百纔令不亂宗祧而止絕產
一無所利七叔崑山公庶而早孤先君旣身爲訓誨復
多方捍蔽無敢弱小侮者故叔特敬憚先君比於師保
先君素負達觀塵芥軒冕逮三伯罹大難始歔歔曰吾
薄佔畢不爲也乃構閔受侮重爲門戶累匪諸子孰與
償乎於是督不肖兄弟於精舍授以墳典杜賓客肅扃
鑰丹鉛句讀朝程夕課每綴菽必手自點竄間就正諸
先達以決嚮往試輒治裝與偕驢背上仍令背誦四書
一過傳舍會食之餘亦俾手一編把玩曰豈謂女曹必
藉此頃刻者如終食間無所用心何不使有寸晷之逸

類如此而更隨材廸誨因事獎掖常令勃然躍然自得於繩墨殼率之外或夜分罷讀挑燈共飯話家庭娓娓不休或暇日命酌賦詩及涉世應務之槩天倫真樂又未嘗不融融洩洩也始嚴與兄慎屢試屢蹶先君曰業患不能精不患有司之不明逮丙戌己亥間始受賞於霞城吳司理質亭薛叅知且進而與其子相切劘用是先君以義方特聞兩公爭引爲布衣交顧迫而後見見未嘗不抗賓主禮也詢以民瘼則盡言有托居間則不應暨不肖輩各授室愈加簡勵隨置善惡二簿朔望日分別登記張先祠示勸懲自製簿序其畧曰古稱父爲子隱吾非老悖欲彰子過正欲女曹兢惕勿卽匪彝

耳女曹他日遭際與終身展布不可知第能擇地而蹈無災厥躬雖潛伏草莽吾快志多矣不然卽懷金紆紫乎操行不軌衆穢所聚此爲盜不持矛弧攻而不用弦刀者也奚貴焉父子之間不責善子與氏蓋激於父之愼諫子之非類者言之非通論也以責善固至情之不容已者也中材之養幾諫之事亦何莫非善用其責善者况家庭隱慝踈者不肯言賤者不敢言至父若子而猶以責善爲解則過何繇聞而善何繇遷哉識者服爲確論越戊子嚴舉於鄉先君曰未也女小子寧無滿志於賢書猥効薄俗欲從里少年飲博恣狎邪遊邪非吾子也所以操之一切如諸生時壬辰嚴釋褐長安卽貽

書曰祖宗積德累世發祥在女女宜厚自樹不者遺澤自此斬矣需次得松江司理便道省覲惓惓以訪察爲戒曰任耳者廢目吾日坐環堵而逃聽巧比中人於三寸之穎寧無天譴女伯可念也繼貽書曰雲間脂膏地女當秋毫無點吾力農自贍義不取錙銖汚女嚴廩廩奉以周旋無敢失墜迄量移抵里檢橐中止圖書無長物而後先君喜可知也逮諸季盡入泮宮而嚴以司理考績移封章至乃潸然涕曰余曩者不嘗爲轅下駒乎寧虞今日乞靈先人以邀天休不啻拮据以鳩此室也夫困窮猶生我而後將無驕奢淫佚敗乃家聲余子孫其覆亡之不暇余悲且懼矣嚴在松以水土不服殊病

困因投牒乞休懼傷先君意亟馳使以白先君怡然報書允令歸田仍附一詩末云吾廬紅藥青松好何用樊籠困小官其超曠如此後疾亦愈歷俸六年僅轉比部郎大懼以拙宦爲先君嗔及便道拜膝下先君曰小子年甫而立識見未定若驟得臺省朝野屬目一言不當將貽終身無窮之玷誠不若粉署含香隨分盡職爲愉快也宗屬繁盛間有一二任俠斂怨或克暴闕墻者率擯不得謁甚則誚讓批撻隨之其有事抵公庭非冤抑不爲請抑強扶弱宗屬斷斷一聽約束乃至郵厥徭役周厥匱乏不啻痍瘵切身嘗曰斯孰非同源而共派者忍令偏肥偏瘠若秦人之視越人乎大母家舊著姓後

裔中絕遺塚不封先君慨焉每命兒曹以時致祭無怠
事歲值薦饑貧民竊剝榆皮屑爲糜他人多加窮治不
亦荆棘糞穢護之先君獨否偶遇必迂道引避若剝榦
遺顛則亟伐而聽其恣取里人貸粟凶年不克償焚券
可數百緡曰余媿無厚積以大庇天下饑寒也奈何與
鶉衣枵腹者較區區松石先生仙遊先君深念國士之
遇匍匐哭盡哀仍製衰服會葬徒步執紼嚴等自里選
鄉舉以逮筮仕必命削辭絮酒拜先生墓左謂爲淵源
自也每爲兒曹延師務求高明而猶不廢綜覈以故多
遜謝引去獨與中白高先生臭味相投去住久速一任
其便間與論難書指唱和篇什時出獨解互有啓發高

先生倍爲傾嚮栢林黃先生布衣也素行謹飭則委以
監督程課之任俾諸兄弟先後悉侍函丈賴以不荒於
嬉先君解衣推食歷三十年先生每自歎何以得封翁
若此久也歿猶遺命昇宅一區田數畝云內外戚黨非
時乞索龐雜於門欣然應之不以爲煩歷下馬德飄泊
淄土垂老喪妻且無子僅一女孫相依先君爲資給婚
葬已進董圃政日鼓腹槐陰中以終天年陽丘陳德禎
窮困轉徙鄉人莫之收也先君念屬瓜葛與之居室器
物贍其衣食及先君歿陳慟絕復甦忽夢先君招與對
奕一夕棄世豈其信然與抑感德深也尊崇高年不遺
踈貧如里中王忠劉思仁宋昂等頻加問餽間招與會

食滿座蒼顏白髮噢咻備至先君腹饒經濟議論滾滾
舉中肯綮邑侯虞庭王公首詢均田之策先君爲借前
箸鑿鑿善也公竟用以報最海曙朱公以繕城遍咨鄉
彥久無應者先君爲上便宜十餘款曲盡利弊公將次
第舉行會有阻其事者役卒罷然抱負可卜矣釋典道
藏冥搜殆盡復揭要語置屏幃間故能剛而以柔用之
明而以晦出之皆從釋老精蘊中來獨不喜輪迴黃白
之說曰此淄流黃冠所爲惑世誣民者也至星相堪輿
巫祝方技之屬雖好事者陳左驗於前確乎其不信矣
居家整肅昧旦夙興飭家政白首不怠子舍奴僕食指
累千異爨同居米鹽瑣細必均必遍無不帖然就處分

置產則曰人非甚不得已孰不自愛田廬而乘厄爲利
又虧折稽遲俾不得救旦夕之死則毒矣內顧弗給必
弗受券其所受必使無憾而後卽安自奉節約用儉成
廉誓弗權子母逞漁獵爲壘斷行卽炭窟利藪雖進說
百計不納或懷契願獻竟日不敢吐一語而去惟胼胝
畎畝詠伐檀以見意每倒空囊而自處恬如也邑侯韞
所沈公雅負人倫鑒泣縣數年獨敬服先君常歎曰澹
泊清苦如封翁者鮮矣厭薄苛禮謝遠貴介惟耽嗜各
勝親昵朋舊風月妍美則相與徜徉長白夾谷東陵三
台青雲醴泉花溝滴水諸處挈壺躡屐盡日忘疲筆札
工妙尤善行草好爲詩歌每有感發及眺覽會意操觚

綴思頃刻立就有陶柳風味特不欲以此見奇稿成輒削去諸子或私藏之一夕書室不戒都付烈焰今黃髮集所載乃未盡散佚者耳邑侯歲時讀法數虛大賓席親爲勸駕先君勉一赴之雍容曳履里人環橋觀望侈爲盛事嗣卽逡巡引謝曰邑中賢豪夥矣余何敢久壓人上也篤嗜營建雖廩無餘粟囊無餘貲而一日不督工課肆則神不怡創造一稟匠心度材量費胥有成算且教蒼頭各習一技法令峻而程限寬卒賴其用故節省常數倍他家雖竊視效慕莫及也晚治二與園壘丘疏池種樹蒔竹建黃髮樓玉清堂棋局詩卷棲遲餘年及臥疴靜攝惟把玩琴劔花石圖繪或縱談漆園吏所

稱南面王樂用自解譬秋澄王公來視先君瞪目問曰人死猶有鬼乎已復笑且歎曰天下安有不死之人卽壽夭彭殤奚擇焉王公服爲知生夙昔稱貸悉從臥內措辦以償曰余砥礪一生歿而汶汶冒宣尼在得之戒目不瞑也後事俱預爲區畫疾革仍命進頭陀誦圓覺楞嚴諸經其於生死夢覺關殆了然矣屬續之辰不作世情語第命擊鉦伐鼓聲震榻外脫然而逝是爲萬曆辛丑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於嘉靖丁酉七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劉氏側室王氏李氏王氏男八長自耕蚤卒先君哀之爲製墓文次自耘郡庠生自慎歲貢生自嚴壬辰進士歷任太子太保戶部尙書自裕

邑廩生自寅乙卯舉人歷任南京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自強邑庠生自肅丙辰進士歷任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女八耕嚴及長三女爲嫡母劉出自耘及次女爲二母王出慎裕強及五六女爲三母李出寅肅及四七八女爲四母王出孫男女三十餘人詳在世譜竊念先君生平教子殫竭心力嚴以顓愚濫膺簪紱秋毫總屬庭訓當庚子鄉試兄弟四入棘圍先君日盼得雋而卒不諧未幾見背癸卯服闋肅弟卽舉於鄉良以教澤固未湮也嗣偃蹇一紀餘始登丙辰會試寅弟亦登乙卯鄉試自析爨後諸務糾紛功課實不逮昔而仍博一第則當日下帷力也嚮使天假先君以年計寅肅

奮跡必蚤卽若慎若裕亦不至終老明經青衿間矣故淄稱善教子者必首先君矧規言矩行無不爲訓迪計如葺舊廬而題以白業堂聯曰積善修白業讀書養道心構新居而題以玉清堂聯曰君子裊躬重於山直北巖巖仰止丈夫比德清如玉此心翼翼思齊治小圃而題以投豆亭聯曰檢點身心投豆亭中無黑子怡愉情性護花籬畔賞黃英此其身心性情惟恐越軼繩尺弗克閑家教子而欲以清白傳世者意殷殷矣今隧上之水已拱兒曹一觸簡編猶如膝下初問字時尋繹耳提諄諄教誡又不啻新免於懷以故衣冠在野日征月邁戰戰兢兢惟恐有負堂構爲先君修人嚴嘗妄擬先君

其決是非可否若懸鑑其料成敗利鈍若炳燭里閭宗
戚疑者諮訪爭者質成隱然繫一方之重可謂智平易
近人共坐春風卽橫逆之來無怒容無讐念汪洋千頃
人不能窺淺深可謂仁藐大人輕千駟遇事慷慨擔當
不以造次顛沛而驚不以晏安逸豫而惰可謂勇殆合
三達德而兼之矣玄覽之士當不以嚴爲阿先母慧淑
恭勤拊嚴雖極鍾愛不廢程督在諸生則勉以進取爲
刑官則勗以仁恕撫摩諸子不異屬毛離裏鄉黨稱不
妬之德比於螽斯麟趾晚更好佛不飲酒不茹葷惡烹
宰若讐至罷蠶繅以全生物之心預刻亡期遺命祭奠
無設牲醴人謂母生於淄西之佛生莊豈不有宿緣與

先君初封文林郎直隸松江府推官累贈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戶部尙書先母累封太安人累贈一品夫人四
母王氏以子自肅貴累贈恭人俱葬玉清山之陽蓋先
君生平所杖履愛其明秀而扁爲堂者及卜兆域莫此
爲良遂窆以成先志當初得此地時嚴夢寐中忽成一
聯曰遺命曾教封北隴殊恩猶待表新阡今葬後褒贈
且十一次坊表林立儀衛森然而肅弟亦四贈其生母
視前聯若合符節豈偶然也

贊曰粵惟上世肅肅明農猗歟我祖遂振厥宗旣富方
穀言發其蒙亦旣訓止禮樂雍容我祖播之我父易之
勿俾爾秀載鋤載耔匪神是篤一穗兩岐二三小子幸

石隱園藏稿卷三
際昌時乃刈乃獲罔敢斲思寧云善述聿懷先德一言
一行實為穀率以步以趨重趼弗及百爾後人是倣是
則曰與謝士世肅肅四景餘想每無後者則謂之

卷三終

桂文林

石隱園藏稿卷四

淄川 畢自嚴景曾著

文

戶部河南司主事銘紳張公墓誌銘

嗚呼余安忍銘吾年友張公也往壬辰歲郡中登第者
十四人獨余與公葭苕莫逆既而以吏事差池南北已
俱被召為郎燕市邸舍昕夕把臂未幾公以疾請告余
亦以使事還里遭家難公一再過唁余謂公二豎且退
舍而詎意竟不起耶惟余知公稔令嗣來請烏敢以不
文辭公諱篤敬字汝淳別號銘紳其先淮陰人自洪武
初徙家新城高祖宗讓宗讓生福福生利多施予有善

行利生磁州吏目贈文林郎芝娶封太孺人忽氏生丈
夫子四長卽公公幼聰慧嗜學補博士弟子試輒冠曹
耦歲己卯以詩魁東省壬辰成進士需次推擇爲令得
元氏元氏故并州甌脫地視列邑繁埒而俗悍習詭鼠
牙雀角相軋格禁難治公自念令爲天子牧元元要以
洞酌餽餽罔違罔拂唯是三尺斤如巖如焉知其他於
是下車不踰旬門內霜肅門外雨恬四境喁喁咸歌來
暮已而值礦使驛騷如王虎者尤鷙橫不可制公上書
兩臺以爲劍山蒼巖間迤邐無幾鑿之無金徒使奸人
洶洶書上邑礦卒報罷元氏父老尸祝神君而璫亦莫
可誰何自此臺使者嘖嘖咤異薦章相望已三載奏最

贈公父如公官母太孺人再歲乃擢戶曹主政始視倉
塲繼典銀庫釐奸塞竇一切勞怨無避事竣欽諭紀錄
維時真保礦務以故事當差司屬大司農應城陳公謂
公素敏練計可從中調劑欲令往公謝曰職在臣子劇
易誠非所辭顧此何等役也方愧不能折檻伏蒲以回
上意顧可當先爲逢貽點青史也引鏡自照何以施眉
目而立宇宙因乞身終養與部疏交章並進事卒寢其
伉直不可枉以非義多類此居頃權關命下便道還里
公念母老不以三旌易一日奈何以絕裾忘廻馭顧太
孺人勗以靡盬遂辭行次淮上謝疾遽歸得以賦閒居
侍板輿卒如公志不二載而疾沒享年僅四十八嗚呼

惜哉公生平落落寡諧遇物鮮脂韋而孝友性成當文
林公以磁州尉疾作公奔視籲以身代不起哀毀骨立
迨手一經課諸弟無間寒燠卒俾後先青衿不愧弓冶
則公友于良足多爲令務寬和不事鷗擊顧民有不法
狀則寘之理無骫居恒冲素於世羶泊如尤嗜吟咏厭
剝啄通籍以來篋有數卷門無襍賓非必移床遠客曷
玉代清而蕭然自遠以余觀公之概所稱朱霞白鶴豐
玉儉稷庶幾不愧且遇事凜凜獨持有故名臣風令天
假之年克究厥施必有以樹非常垂不朽而今已矣嗟
嗟跖修顏短天道茫茫寧論哉公生於嘉靖甲寅卒於
萬曆辛丑配胡氏封孺人則公與余同忝門楣云男三

胤振郡庠生胤拓胤揚孫一桂翹卜於癸卯冬十一月
初三日葬公於寶山之陽銘曰繫孰不仕繫孰仕而循
良矧勁節浩志不可奪屹然岱宗歸然靈光斯亦足不
朽何必耄耄大年爲陽陽在昔達人曠觀所以齊彭殤
順天府尹霞城吳公墓誌銘

大京兆吳霞城先生余生平受知第一恩師也余自髫
齡遭家不造外侮繁興先封公亟望成立自辛巳冬卽
出應童子試而屢齟齬於郡邑愈下帷發憤至丙戌春
年十八歲矣再值里選惴惴懼不得當維時濟南太守
爲約齊李公雲間名家也先生以名進士爲郡司理雅
相契重推爲文壇牛耳府試品題多出先生手已取余

第三尙未發案外無從知恐不獲雋復赴告考又屬先生爲政時濟下三十屬赴告考者可數千人獨拔余爲首大加擊節而以先兄歲貢諱自慎者次之不俟放榜輒召謁見稱賞不置又立試數題皆許可余自分落魄已久一朝得此知遇真生平殊邁繼入督學屠公道試余與先兄同列府庠得時領先生明誨又辱守道薛公物色招余兄弟衙齋誦讀每謁先生輒命題課莠耳提面命所爲勗其勤而警其惰者不啻慈父之於愛子也越二載戊子余叨薦鄉試出惺字張公房而感恩懷知在三之誼視房師有加焉己丑余應春闈下第先生入爲銓部郎余走濟下送別郊外先生在銓衡甚有令譽

而以抗直不阿遂從外轉比余壬辰成進士謁選得雲間司理則先生旬宣兩浙久矣吳越密邇遣使通贄大相慰籍戊戌秋余以司理歷俸六年轉刑曹郎入浙四明辭鹽直指袁公道經武林則先生方爲廉憲政範清肅芳聞籍甚衙齋小坐握手道故并與諸世兄晤對亟以道義名節相期許藹然骨肉也甲辰先生以江左右方伯入覲余時待臯冬官得再睹丰采佩服教指五內灑然事竣抗章乞骸部覆勉畱而先生高臥家園竟不復抵任矣無何卽家起大京兆懇辭不赴此其難進易退出處大節豈不超然遠出塵寰之上哉嗣余薄遊中外強半家食馳驅南北多居塞上益與先生音問杳然

乙丑春余待罪津門忽從邸報見八閩舉薦地方人才
疏知杖履無恙亟顛力往訊力旋得手書數紙顏勳柳
骨依然濟下品題鉛槧墨妙也益令人勃勃神往矣未
幾叨轉畱憲歲抄歷任丙寅再轉畱計值璫焰益熾卽
掛冠亟歸丁卯夏維揚周君覲光儼然蒞草堂焉實先
生肺腑親也方先生寄書時謂余在畱都耳不知已歸
也盤桓數日報牘南還自是鱗鴻絕矣戊辰夏余叨起
計部碌碌戎馬錢穀之間迄無寧晷方擬覓便往候興
居而副郎林君一柱者爲先生同里內戚以庚午春持
世兄太學君祖學文學君祖越祖擢訃書見貽始知先
生於戊辰孟冬已作古人痛哉先生生平和而能介風

軌道整脩然不滓轍迹所至咸切庚桑畏壘之戴而菁
莪作人棧樸造士恬退止足枕石漱流雅有古先賢之
風焉乃先生所自狀者一切韜晦不言惟取林下隱居
數事以明無憾而卒皈依於西方之教則其素位而行
耻爲誇詡與世之大言不慚好自標榜者異也諸世兄
以墓石見托先之束帛余卽不文而不忍負先生大德
則縷述其當年知遇之奇與所目擊出處之大者漫爲
削藁以自附於門墻思慕之義按狀先生諱獻台字啓
袞別號霞城晚而更署素心居士表厥志也裔出唐屯
田員外郎祭公之後十數傳而諱富者爲先生八代祖
富子洪洪子熊并有隱德至熊子希賢官翰林侍讀學

士封熊如其官希賢子彰善彰善子正誼累贈江西左
方伯配林氏累贈夫人爲先生大父母正誼子三畏廣
信郡丞累贈江西叅政江西左方伯配程氏累贈夫人
爲先生二尊人兩代馳恩悉以先生貴而郡丞公先起
家台州寧海學博程夫人生先生署中括蒼山川奇勝
赤城石壁如霞故贈公取以命先生名號蓋當日期望
之意業甚遠且大而先生果以萬曆丙子領鄉薦庚辰
捷南宮初授紹興司李復除濟南陞吏部歷四司主事
考功員外郎例遷台州憲副卽先生發祥地也旋晉大
叅仍分守寧紹台尋轉按察使右方伯先後仕浙最久
亦異矣嗣改江右左轄值入覲乞休不遂徑解組回籍

及陞順天府尹始得請致仕從此山靜日長或讀釋道
諸書或吟長慶法藏二集或臨衛生帖或散步蘭渚大
堤徜徉於雲煙水月之下凡二十五年然後騎箕從九
仙遊距生嘉靖戊申之歲得壽八十有一先生自以爲
備造物清福洵不虛矣子五孫三曾孫四此先生自狀
世系行藏子孫崖畧而余覆按之若此至所樹德若功
旣不自表異卽余前所論次亦何能悉底裏顧余廻環
狀中語更有一言欲質先生於九京者計先生懸車之
日政禮可以爲卿之年而視京兆若敝蹠急流勇退得
失之心澹矣捐館舍在大塋而手營立丘於念載之前
臨革自爲行狀若彭澤豫作誄詞全無恐怖生死之心

亦澹矣在世了了來世亦應了了乃遺語送終無薦牲
食惟延高僧誦內典以愜素心將爲來世法緣是果於
西來意何居余得而窺之矣曹溪有言常自見已過卽
與道相當古人聖賢仙佛只在日用人倫上修持故先
生居官到處有聲而狀乃自歎悠悠祿食無功朝常無
裨氓庶林下比逍遙遊而狀稱不愧此心者獨在建修
先人祠墓興釋怨恫此卽是真懺悔真行業心迷法華
轉心悟轉法華戒牲延誦之囑猶羊鹿牛權設云爾余
本不知禪第恐人疑先生落二乘故僭拈此一段與先
生相質先生以爲然否先生藏骨之山厥名泰林負兌
趾震中穴先生左林夫人右側室周氏輞川堪繪盤谷

可歌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傳神之照厥質純素欲晦彌
揚上不負國下不負親遠不負祖宗非愚非智簡簡惺
惺所自寫也先生之作備矣無容贅矣無已則繹焉而
系以銘銘曰大道無岐至德時遷旣壯乃行未老歸田
繇孔印釋得魚忘筌惟忠惟孝亦儒亦禪彼紛奴主曷
窺行圓壺公之側先生幽阡幕天席地襟巘帶泉三立
不朽霞光長縣有報斯獲餘慶用駢謂余阿好盍視遺
編

貴州道監察御史忠門寧公墓誌銘

歲在己巳侍御忠門寧公捐賓客於平原時長君顧韓
甫九齡諸子皆呱呱泣於襦是未克葬越六年元配張

孺人亦逝又三年長君旣已著聲費序諸季亦各知敬業乃謀卜吉窀穸且輯生平徽烈介余猶子際茲問誌銘焉初公與余六弟自寅同薦賢書旋又與八弟自肅同捷南宮及爲蠡縣令適余以督餉之役待臯津門倚辦召買借光薦剡又八弟亦分符定興同寅莫逆因訂姻好逮丙寅丁卯間余自南司徒謝病歸里公亦讀禮家居過從甚數臭味淪浹戊辰秋余起家度支公亦遂已持斧畿南適丁八弟遼左之變公亟馳書吊唁藹然骨肉茲余回首疇曩昆弟之好與夫出處周旋之雅宛焉如昨誠不覺其愴然有動於中也誌何忍辭因據長君行實次其崖畧公諱光先字廷瑞別號忠門寧之先

有行一者元末徙自棗強卜陽丘之西錦川大埠里居焉生子信甫信甫生克忠克忠生友德友德生貴貴好陰行善生二子長曰祥領宣德年鄉薦除滎陽廣文歷松江二車所在有去後思次日鐸鐸生綱綱生守寬守寬生希孟是爲公父娶於韓生四子公第居三公生而神骨秀拔聰穎絕倫舅氏澄江韓公有子而殤泣謂太孺人曰弟以乏似萬念俱灰姊幸多男曷以幼者續吾後俾弟沒世無爲若敖之鬼惠孰與姊多乃以公嗣韓韓父若母鞠如掌珠不知其非已出也七歲入小學九歲能文輒時時造鄉先達偃僂請益癸卯補子衿第一時歲大禮鮮可以飽韓父取官鹺權子母佐燈火費公

下帷潔水之澣韓父渡河餉公值夕潦水暴下幾殉彭
咸公感泣曰人皆一天耳吾獨戴二天大丈夫不能揚
名顯親何強顏天壤爲也益發憤伊唔摩礪以須閩中
晦生王公來牧陽丘季試諸生得公卷詫曰駃騠騶裹
四蹄雷電一日千里不足云也延入署中爲其子傅自
是每試輒冠軍人無不以大捷目公公亦獨喜自負乙
卯舉於鄉卽出王公房明年成進士人皆奇王公知人
能得士惟公亦能不負所舉也時有以復姓從吏者公
正色曰吾少失怙微韓父若母不及此且韓父若母髮
種種矣方慮報韓日短何忍以是舉傷厥心乎客毋復
言除直隸新城令迎韓父若母就邸養太孺人魚軒預

焉新當長安孔道冠蓋相望不遑寧處操刀者類血指
去公遊刃常有餘地鄰邑來質成者日造於庭當事者
才公任劇調蠡縣蠡曠僻最號難治公至清衙蠹均徭
役裁冗費旌節義興學校治化翔洽家戶尸祝當是時
諸臺使薦牘纍纍無虛日辛酉光宗登極覃恩中外封
韓父如公官韓母封孺人居無何韓母邁疾棄柩椁公
哀毀骨立扶櫬歸里殫力營葬遠近稱孝焉旣禫值蠡
令缺銓衡爲地擇人復以公往蠡人士偵其來紆青垂
白載道驩迎且悲且喜如嬰兒之復覩慈母也公駕輕
就熟敦大廉平大慰民望甲子驛取入都未及考選而
韓父訃聞公嘔血茹痛抵家襄事一如前喪丁卯服闋

選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公既簪筆蘭臺居恒明發不寐
曰吾以寧嗣韓猶僑居也嚮吾不卽歸宗者以韓父若
母拊鬻劬勞思圖報萬一耳今韓父若母偕卽黃墟封
章具矣而生我者曾未沾一命之榮天下寧有無父母
之子哉乃具疏復姓且請以直指新銜馳厥二人情詞
懇切上爲感動於是贈公父如其官母封孺人公既兩
邀綸綍光寵四親其矢報朝廷益切遂疏保聖躬溫聖
學核起廢處降丁數事又首劾建祠媚璫者二十六人
又謂帝王之執中在虛平虛平之寄脈在用人疏薦喬
公允升等林下諸賢皆蒙嘉納處分而虛平一議尤荷
旨褒獎尋巡視皇城權貴斂手輦轂肅清出按畿南諸

如弛關禁節土木表幽貞白寃滯措注烜赫照人耳目
先是巡方使者有所舉劾類撫駢麗而晦事實公復命
以散辭易儷語上大喜其獨得體要且著爲定式勅永
遵焉役竣便道謁太孺人奉卮酒前爲壽曰兒以王事
鞅掌定省久踈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今母老矣兒
亦積勞善病姑移疾歸子舍得晨昏萊彩相依不亦快
乎太孺人不許趣之行公重違膝下又簡書在念雖勉
爲促裝而五內徬徨精神銷削日漸羸弱行至平原病
加篤遂坳於逆旅嗟夫驂騶方騁而霜蹄頓蹶干鏌甫
試而鋒鋦忽挫惜哉公性稟孝友恂恂退讓服朴茹淡
旣貴不改構園繡江橋畔竹樹陰森仰山瀕水大有輞

川之致時偕二三貧賤交遊息其中嘯傲題咏怡然自得初公之歸宗也仍畱次子嗣韓奉舅氏祀旣而囂然謂鬼神不歆非類以寗嗣韓何如以韓嗣韓迺疏擇諸韓中當後者立爲嗣付以舅氏遺產更捐所續置田產留贍焉公生平苦心舉子業同門方孟旋孝廉張賓王狎主文壇旗鼓每閱公藝輒贊歎不容口有評訂就正稿行世方公食貧而張孺人實來張孺人者同邑張應臯女也有內則壬寅歸公以紡績佐誦讀用顯其名於朝宁間及封孺人稱貴倨矣而織嗇自奉練裳布被泊如也歲時蘋蘩奉先惟謹視小星輩一意慈和暱如同氣不但衾裯逮下也且鞠愛諸孤一如已出有鳴鳩之

風焉卽姑太孺人後公二年歿而喪葬悉軌於禮不辨其非公也存者是又能爲國勸孝情者哉公生於萬曆乙酉物於崇禎己巳享年四十有五孺人生於萬曆丙戌物於崇禎乙亥享年五十子四顧韓邑庠生嗣韓持韓衛韓獨持韓出孺人餘皆副室王氏出也女三張出者二一適廩生王濂一適余弟自肅男庠生際竝王出者一未字長君等卜於三月上巳之辰葬公大塢之新阡張孺人祔焉余觀公以白屋崛起而冠惠文爲學而英敏爲令而循良乃其大節尤在居鄉復姓立朝直諫二事夫公以寗繼韓卒以成名其受卵翼恩不薄而水木本源之思又必不可已公初以花封封韓終以豸史

石隱園藏書卷四
封寧先後四親養生送死胥無餘憾洵宦途異數也且復叩闈陳情爲韓立後幡然歸宗敝屣遺產絕無一毫依阿澆恣之態卽其命名諸子未嘗一日忘韓而卒發乎情歸乎禮義合乎天理人情之正是爲難耳古稱死者有知生者不愧亶其然乎至其立朝適當聖明龍飛之初公以讜論昌言伏蒲諤諤嫉璫祠則臚列重劾一時如夢初醒人皆股慄憫遺賢則闡幽推轂俾山陬海澨之彥莫不彈冠而起諸所納約自牖因事効忠瀝膽披肝不遺餘力儻所云夙夜匪懈靖共爾位者非耶茲可以垂不朽矣是宜銘銘曰立身揚名今顯親內旣有以酬我二人抗疏正言今匡君仰復有以荅夫紫宸生我者與養我者雙慰蠹國者與幹國者並陳孝耶忠耶世孰與倫故古之人有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嗚呼移孝作臣今卽忠成孝是則忠門之素履今允符於彝倫之大道夫何位不配德兮壽未展其所抱徒留餘慶於無窮兮俾子孫世食其報

崑山畢公墓誌銘

崑山叔父以客歲戊辰仲冬無祿卽世將以茲歲己巳仲冬葬鄭村之北原維是壙底一片貞珉藉垂不朽不省姪自嚴竊願彙述其槩弟自寅復從吳橋公署約畧叔疇昔以狀來纔展讀不覺涕泣之何從也讀竟因爲誌誌曰叔諱本號崑山子務字也累贈資德大夫太子

少保戶部尙書王父廷佐翁稗季王父憐其蚤慧常置膝下越數齡見背累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尙書先府君舜石翁以小弱弟篤暱之先府君課嚴輩句讀亦課叔授嚴輩制舉義亦授叔以暱故不甚苦叔叔亦不甚嗜也每嗜涉獵稗官野史過目輒不忘時爲繪嗜解衣盤礴盈尺而山水人物具焉酷嗜琴撫徽動操輒多遠韻寄嗜澹故其興會奇興會奇故其世嗜愈澹其句讀制義之不甚嗜也其夷然有不屑嗜者也先府君愈篤暱之叔亦敬事先府君無少怠一舉一動惟先府君是程是命先府君嗜客叔亦嗜客先府君嗜奕叔亦嗜奕風花之朝雪月之夕客奕未嘗不從叔亦未嘗不

在時嚴已馳驅王家矣兄慎弟裕暨寅若肅俱懷璞待售先府君謂非二三子輩何以拓我家聲非小弱弟何以娛吾暇日則篤暱之情見乎辭矣先府君卽世叔徬徨無依悲悼欲絕會先府君塋域卜於玉清之陽直鄭村之坎方當治壙時叔常徒步省試又手植二繪於墓依稀當年端木氏行徑志思也叔天性超邁與致瀟灑產不越中人而不爲戚戚家纔足溫飽而不爲營營最喜遊觀川嶽嘯傲泉林躋攀不厭聶屬雀窳不憚嬰姍於是登眺岱宗瞻萬仞之巒嶧踞陟碧霞觀羲馭之沉浮縱目杏林尋孔顏之真樂不覺手舞足蹈徜徉自得間復問勝滄溟瞰珠璣蓬萊三神山在洋洋萬頃中留

連不在去住嗣是靡日不遊靡遊不奇窮奇於武林羨
飛來之絕巘窮奇於普陀艷落伽之芳躅窮奇於燕趙
秦晉之墟顧瞻帝都萬年王氣以至龍門汾陰王屋太
華諸名勝拾級踵頂足跡幾遍迨遊倦而返故廬歲時
伏臘携嘉賓邀契友盡鄉井之一岫一泓靡不探及暢
飲酣歌幕天席地有浴沂風雩之趣焉居常不喜營建
而好種植花卉奇芳異葩繽紛間出蚤蔬碩果甘鮮殊
常論者比之郭橐駝云室而拳圃而盎具有溟岱蓬萊
之勝克追考槃邁軸之風晚歲更嗜歌律喜讀元白長
慶諸集操觚染翰牖牖與一駢聯彷彿几盤座右之遺
偶得口占取焉編置擊壤集中誰辨烏之雌雄哉葢收

寥慮之乾坤歸諸內性取耦俱之天地散爲人間矣嚴
兄弟旣忝列縉紳叔行輩最尊於族爲長嚴覓得告身
衣冠獻之叔前以備婚祭大禮之用叔笑而置之曾不
數數御也門第雖高不作貴倨色相其所與遊率皆山
翁溪友村叟邑耆油油與偕我伯叔兄弟若而人皆執
猶子禮甚恭叔一意慈和不失常度公私讌集必叔在
座乃大歡暢鄉黨人人謂叔忘形暱已卽姪輩亦人人
謂叔忘長下交而叔若不知也亦聊藉以自爲棲泊自
爲位置已爾得之遊應之心上可與冠蓋公卿伍而下
亦可與田夫野老儔好義樂施遠邇誦德假令先府君
而在其篤暱又不知當何如矣叔生平襟懷宜朗素無

膏肓之疾壽甫踰耆雖不健飯而能雄飲二子一遊膠
庠一就散秩俱能克家力農無內顧憂嚴嘗以爲吾宗
第一福人消受政未艾也客歲初夏我仲兄震陽公捐
館叔哭之哀甚迨仲春而有季弟遠撫中丞之變凶問
至日鬱鬱不樂比季秋旅櫬抵里憑棺長號至再至三
旣惜季弟不究其用而又慮門祚之中落怒焉如擣神
情大傷未幾而染疾馴至不起矣天下有鍾情如叔者
耶嗚呼慟矣先府君伯仲七人僅有叔在嚴思侍先府
君弗獲侍叔如侍先府君焉茲復羽化去嚴何從寄侍
耶追憶客秋嚴奉司徒之命應召北征叔同六弟祖餞
拱玉園中期許眷戀百倍悃情豈意銜盃瞬息遂爲干

古永訣之期卽嚴異日伺聖明乞骸骨歸臥故園誰與
嬉遊冥鴻漸遠姓姓子姓將何傲德而寄傲焉嗚呼慟
矣居不獲奉叔溪毛遊不獲負叔杖屨歿不獲屬叔續
息葬不獲臨叔穴兆僅借斯誌用識拳拳因誌叔併誌
其歆然於叔者如此叔生於隆慶二年四月十七日卒
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一歲配劉氏
善秉家政男二時甄邑諸生時行遙授鴻臚寺序班女
一適邑諸生王儻孫男六甄出三長昱次鼎次昺行出
三長昇次晏次昇孫女五甄出四行出一曾孫見明昱
出子姓之蚤且盛亦吾宗所僅見者矣因爲之銘銘曰
瑩然而映者珠耶栗然而潤者玉耶且清且和惟珠維

王者其我崑山叔父之德耶生於斯居於斯息於斯玉
韞珠藏億萬斯年其永襲休而衍慶耶

儒官震陽畢仲公墓誌銘

嗟呼天之降割於我兄弟一何慘也先是歲在庚申連
喪我三兄五弟已悲玉折矣茲匝歲間仲夏既奪我二
兄仲秋而八弟凶問復至自遠左迤難頻仍肝腑寸鑿
此余所爲欲濡毫而哽咽屢廢者也顧八弟致命邊陲
盡瘁王室自有公論爲之闡揚青史爲之記載且無俟
余贅若二兄醇樸之素玄古之行匪獨塔序儀型抑亦
鄉閭惇史假非家庭自爲表章竊恐湮沒弗傳爰披淚
盥手而爲之誌兄諱自耘震陽其別號也以所居震方

多山又伯兄蚤歿而兄於鴈行爲長故以震號云余先
世自始祖諱敬賢者從益都來遷於淄五世而及曾祖
諱恪畢氏始大曾祖生王父贈尙書廷佐公諱忠臣王
父生府君贈尙書舜石公諱木府君生余兄弟八人長
爲處士自耕次卽兄三爲歲貢生自慎四卽自嚴五爲
邑廩生自裕六爲乙卯舉人今吳橋令自寅七爲儒官
自強八爲丙辰進士故遼東巡撫自肅蓋兄與三兄暨
余異母而同齒自兒戲時以屆弱冠庠黨佔畢靡不跼
蹐肩隨兄者友于之誼特殷兄賦質謹愿而稍遲鈍念
歲始補博士弟子員視三兄暨余差後二載迺兄獨慨
然曰余稟不及諸弟奚啻三舍令弟輩電煥亨途聯翩

鵲起余卽青青子衿以老寧不大愉快乎所棲志於焉
在矣益惇慶建之行爲諸兄弟帥間承府君命代家稜
佐賓筵拮据瑣屑繁織之務俾讀者得一意攻苦皆兄
力也兄孝友篤摯事府君嫡母及諸母併以孝聞生母
王氏病兄親爲製藥餌每廢寢食危疾頓起今母年踰
八表而依依菽水未嘗一日衰府君嘗紀兄孝行於責
善簿置先祠中以示法誠先祠居廳事右兄朔望候謁
惟歲首必先率諸子弟姪廟見還返廳事少長以次
成禮儼若朝典先考妣大事悉籍兄領袖終喪無違禮
遇先忌必庀牲醴召諸弟詣塋域共致悽愴或稱述先
人德業至涕交雙頰真終身孺子慕矣憐愛諸弟文行

兼勗且剛柔介婉各隨性爲調劑故和氣翕如府君嘗
以伏枕垂命析爨兄泫然長跪曰吾兄弟三十年入則
共器而食出則並轡而騎同胞一本毫無間然豈分荆
遂居田氏下哉比割產一聽闡分或謂兄於室爲長宜
擅其腴者兄哂而謝之五弟拙於生計家產中落余謀
諸兄弟剖廩以佐菑畲牌囊以助徵稅使弟力學進取
庶成第五之名兄謂先得我心亟爲堅決而首倡焉又
推己宅畔田以易五弟遠業不使有鞭長不及之累迨
三兄與五弟繼逝三兄遺孤有七弟撫視而兄撫五弟
孤尤力張君士超者佳士也兄嘗延爲塾師至是讓以
課姪曰以是藐諸孤非明師不可日夕程諸姪學業長

弗嗜讀則切誠其嬉仲季蚤慧風氣道上則喜動眉宇
謂五弟當需顯揚含笑地下耳且兄弟兩孤并有遺產
與兄共賦冊及分任而餘虛糧幾二頃兄寧自輸曰弗
忍累茲惻惻者也有同母姊丈庠生殷師膠清貧而跣
跣歲時餽遺趾相接也嘗以產鬻兄爲傾囊受券姊丈
後益窘促乃置酒相勞苦手出前券一一簡還更爲具
牛種毋艱東作而產內徵徭則始終強半代輸無德色
有同堂兄富而無子或巧諷兄仲子當出嗣者仲子聞
而涕泣不食兄諭之曰吾非忍斬人祀也然豈以千金
易一子哉兒無恐竟叱不許至舅氏王汝生之喪與葬
並其子女之婚與嫁悉兄營辦不少恡諸敦倫慕義未

易更僕數而此其流注一本漸被九族者真至性有大
過人者矣嘗治荒圃暇則具壺觴邀諸弟酣適其間有
白業堂一區故府君發祥地余推以讓兄兄爲新且廓
焉情亟肯構榜仍舊題每列坐堂中必追談祖考肇基
事娓娓不倦風恬日暖則時過諸弟宅商確家務每至
夜分興到或移履石隱拱玉二與諸園討論泉石洗盞
治蔬流連忘返壘篔迭奏不減穉齡時也兄粥粥善下
與物無競凡與遊者如坐春風里中祈年禱賽之役無
不躬往鶯花淑景結綺郊原朋好追隨行歌互答長白
豹儒東陵諸山杖履幾遍又嘗修社爲雅會族戚咸集
彷彿香山雒下之風鄉人有疑就質有紛就解有讌賀

必推爲祭酒若忘兄爲貴介而兄亦油油然處之俾人
人滿志而去大要兄生平以培本滋善爲心以濟世澤
物爲用情靡撓於寵利盼盡撤夫叮咛雖行不越閭閻
乃一種真率渾龐之氣蒸於一堂漸於一鄉并流自肺
腑見諸實事詎徒以蔗言夸行獵取美談者哉兄訓子
義方動稱先德砥淬伯子際泰喜擊劍習武事則亦聽
之以自顯榮其身仲子際復有文譽食餼黌序浸露頭
角季子際觀敏而績學甫遊泮而遽歿兄實深西河之
慟遂致不起嗚呼傷哉余因是而益增感悼於兄也屬
毛離裏親莫親於父子頽年榆景至實命相傷其情深
何如乃先是兄有叔子胤豐者先慈以余艱嗣命襁褓

育之兄毫無難色及九齡一疾而殤余悲慟哀號跼蹐
無地而兄怡然不少芥蒂自非天顯大義有以默奪於
中安能割愛至此此余所爲吊鴿原而腸裂睠棣萼而
魂驚也兄疾起丁卯夏疾覺脾胃失調入戊辰春漸劇
然亦無大患苦時赴讌會步履笑語如常時余適在告
里居時常趨視庶幾旦暮痊安也者乃臥牀甫數日溘
然逝矣念兄他無遺恨惟是白髮在堂萱榮正茂遑違
色養目應未瞑於泉下耳嗚呼傷哉兄生於隆慶己巳
四月二十六日卒於崇禎戊辰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
歲配趙氏繼配王氏子四長際泰加銜海運都司次際
復邑廩生次卽胤豐爲余嗣者次際觀邑庠生蚤世女

四孫男五盛豈盛岫泰出盛謨盛訓盛讚復出孫女五
泰出者二復出者三昔馬文淵慷慨賈壯及經畧嶺外
下潦上露悲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輒憶從弟少遊乘下
澤車馭欵段馬尙羊鄉里之樂邈不可得方余待臯巖
塞承乏海隅拮据戎馬之場鞅掌錢穀之間風波萬狀
艱苦備嘗回憶兄豐容偉幹朱顏碧瞳蔚爲耄耄期願
徵且有衡泌之息機而紕其枯槁有紱冕之輝映而避
其勞瘁受天全福爲世完人未嘗不羨之慕之滿望異
日吾兄弟輩各返初服兄且歸然爲魯靈光相與狎漁
樵而侶鷗鷺也而詎意其以下壽終耶茲泰復二侄將
卜以仲冬二十七日葬兄玉清之先塋介於贈尙書先
府君之側余以匏繫地官執紼無從遙溯悲風長憾奚
已會六弟吳橋令列狀狀兄而不肖自嚴特摭摭誌之
以少展其孔懷之情併爲銘銘曰瀾瀾淄水東郊絲傳
秉厥懿媿孝弟力田惠利斯溥廉讓爲先韜光弗耀儒
術終旃嗟吁鶴鴿分飛背捐萱景方綺棣華失妍所可
慰者芝蘭滿前蒼蔚佳城兄其歸仙遙瞻素旄不禁涕
漣臨文寫淑尙永斯年

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筠蒼王公墓誌銘

逞贈通政方嶼王公與先君贈司徒公偕二三耆舊爲
五老會遨遊山水之間觴詠甚適暨先君物方嶼公哭
最慟故余與通政公爲世好屢議姻媿余主政比部時

公爲大行每偕兵部主政懷南胡公數相過從情好無間癸丑公分守冀寧余實以糠粃先之把臂入室相得益歡甲寅余自河東守道請告歸田則公又轉河東巡道先後畫一亟藉曲成循卓芳聲每徹覩聽及公旣蹶復起冬曹維時余在津門相距咫尺音問不絕是悉公生平者莫余若也公旣物之明年葬且有期公子兆生等縗跣以狀來請誌墓余雖衰病諒何忍辭公諱孟震字啓胤別號筠蒼其先冀州人有諱瑾者從婦翁吳宦淄樂其風土因卜居於孝水之澣龐涓墓側號將軍頭者家焉是爲淄之始祖瑾生傑傑生鳳鳳生經經生宗道宗道生長垣縣丞度卽贈通政公方嶼其號也娶於蘇生三子長卽公贈公一夕夢商山老人自言願托君家旣而取香啗之遂生公甫四歲而性嗜香此其符也初贈公卜地葬父相塚者錄徵詞以示曰丑山未向用癸分金當出水命者紆青拖紫居官有冰蘖聲公果生於癸亥此一官歸賦家徒四壁相塚者固奇驗乎而公之生洵非偶矣公生而奇穎絕倫日誦萬言纔兆角卽遊鄉較益發憤曰士當舉大名耳寧第以子衿終耶遂負笈遊滎澤令心泉劉公之門滎澤公師道甚尊從遊士傳習少惰輒用刑人收威公亦嚴事滎澤公出入以度外內知懼卽夢寐及之如楚在背也章旣成士望者盡返走辛卯入棘滎澤公名列賢書而公以命題遺字

被放鬱挹悲憤如不欲生益下帷攻苦咿唔不輟甲午
試竣夢一道士從後擁公寤謂同舍諸生日是何祥也
時憲副中白高公豪放不羈語多奇中解之日士而創
之其一十乎維公亦竊獨喜自負已而放榜果然乙未
成進士觀政都察院而太恭人訃音至公歸哭踊襄務
服旣禫猶徬徨哀戀若不知慕君者贈公趣之始謁選
授行人庚子典貴州試所入彀多譽髦甲辰贈公物公
哀毀骨立旣葬公泣然出涕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顧
盡忠有日盡孝無時異日者卽列鼎而祭孰與菽水之
逮親存也丁未起補原職奉命取福清相公入朝役竣
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公自以起家草茅十餘年遂冠柱

後惠文稱天子觸邪之臣簪筆荷橐言天下事於是侃
侃正辭無所避忌當福藩未之國而母貴妃擅寵於內
一時朝臣思集苑異非望者實繁有徒光廟孤立危若
贅龐公凡三上疏調護之疏雖留中不下而國本卒不
至動搖者本商山老人羽翼之力也巨璫南宗順外倚
強援爲宗內負恃恩寵所爲多不法公特疏叅論言甚
切直時神宗靜攝久諸臺諫彈劾多規瑱寘之不復區
別是非至是特用公言廷杖闖發充淨軍留都權貴胥
爲斂手都人士行行且止爭相戒勿犯髯王也蓋公美
且髻云光廟在東宮嘉公忠直不阿疏公名緘周易中
每一簡闕輒歎爲真御史然公受知方深而妬者或側

目矣庚戌奉勅按遼未行而例轉癸丑始以少叅分守冀寧乙卯提調晉闈先是祁縣有頡生鵬者奇士孤寒未知名公嘗於省方賞其藝薦諸衡文遂取冠多士頡牒入闈比放榜公語人曰必頡生者實首麟經已而果然遂聯飛去其知人如此尋轉憲副分守河東丁巳察處猶以爲侍御時抗疏論事不避權貴故也公優游林下越數年癸亥補河南理問旋陞營繕司主事甲子陞都水司員外郎歷郎中尋改光祿寺寺丞乙丑陞尙寶司卿八月陞通政使司左通政時魏璫方擅權用事勢甚張羣不逞爭走其門務爲媚說異速化有登第不數歲而驟躋孤卿者璫顧獨欲得公爲重公謂吾嫠婦也

貞白自守鬢刁騷禿欲盡矣乃復失身狹邪乎拒弗通阿璫者遂誣奏公黨附異類竟削奪歸丁卯今上御極首剪元愍詔敷逆璫所驅逐者補給誥命公乃復官如故仍授中憲大夫贈方嶼公如公階母蘇爲恭人臺臣累疏薦公諸撫按每舉地方人才公輒與焉屢奉遇缺起用之旨然公絕意仕進卒未嘗走長安一字書也鐫一石章自號霞鄰主人構一別墅約二三故舊效香山九老之社刻觴政曰勿談席外事勿牽席外人勿以禮相繩勿以言相上犯者罰以金谷酒數尤善爲小品歌曲興至輒命家僮歌以侑酒奮袖低昂蹋足爲節不自知其拓落不偶也公爲人爽豁伉厲性不能容人之過

卽暱子弟輒面質責其不合者常曰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已與其逆已也寧逆人以故多爲細人所嫌公旣不巧於宦家無餘積日用多不給性顧喜施予諸以急歸公者必周之不以無爲解故所善風雅名儒成君靖宇遭家不造自母及身下逮諸子六喪相繼棺纍纍暴堂中也公悉爲卜佳城傾資營葬義不費成氏一緡也榮澤公弟肖鳴公與交契自同研席及白首無間言卽蕭朱讓信矣又青藜生者榮澤公仲子也屢蹶名場公以異書秘錄資其博雅文房佳玩供其清賞生好作詩賦爲古文辭公慮其以雕蟲妨大業卽盃酒間又未嘗不微辭隱諷也可謂篤於故舊者矣公生於嘉靖癸亥

十一月十九日塋於崇禎丙子十月初七日塋之日顧見庭中皂衣環列肩輿甲馬無不畢具若迎候官府狀語諸子曰吾將逝矣旣而奮身作起狀曰取我袍笏拜迎恩詔遂瞑享年七十有四元配賈氏邑長者克道女也先公二十五年卒累贈恭人男六人兆生蕃生福生寅生東生俱邑庠生又晚年育幼男魯生女六人孫男四人久禎久視久祥久禧孫女二人崇禎丁丑十月初六日卜葬公於麓村之新阡賈恭人祔焉余惟士大夫立朝苟松桂爲心介石自守卽忤權貴絕屬籍而正氣英風猶堪與璞玉爭光秋霜比潔况忠言亮節見知於時白日旣升光復故物人貌榮名曷有旣乎公在西臺

席未暇暖輒以伉直不偕儔伍例推候命株守在籍者數載且公出京實在辛亥京察之前是後未嘗一日居長安也廼辛亥旣脫然無累而忌者復於丁巳京察中之馬鳴仗而被斥蘭當門以見鋤嗟乎冤哉及其再起謫籍拾給而上一歲數遷朝野拭目方擬出膺節鉞入秉銓樞功著旂常銘勒鐘鼎而又以忤璫削奪懷瓊握蘭者終其身數亦奇矣顧公三疏羽翼元良神宗不督之罪且獨用公言爲擯權璫光宗在潛邸至疏公名藏之歎息不置今上龍飛洗雪沉誣補給誥命數欲徵用未果公卽愠於群小乎又何嘗不受知列聖也是足以不朽公矣銘曰維公之生厥有異徵商山入夢癸水儲精皇皇者華駢駢者牡載驅載馳周諮窮蔀旣列西臺厥猶益遠抗疏翼儲埋輪擊闕叅藩山右分泉河東清操愈勵嘉譽彌隆誰秉察者高下在手璧完於前雉罹於後甫離涸鮒旋挫逆璫輝煌綸綍忠盡聿彰鬱鬱新阡般水之滸垂裕後昆雕龍繡虎

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秋澄王公行狀

國家得百才謂之士不如得一正直之士顧正直之可見者在執法而執法之所難者在銓衡近代典銓推正直不阿者必以吾邑王公爲首嗣是後起之儁影附響和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公諱教字子修別號秋澄雅志凌空一世不染纖塵因自期云先世籍

棗強後徙淄忠信里曾王父綱生文文生贈考功郎珏
珏生丈夫子三長政以孝子稱次敬太醫院吏目季卽
公也王氏世以淳德聞贈公復興仁好施歲祿常傾橐
活饑民爲鄉里所重暮齡苦踐更家稍中落晚舉公而
奇之曰是亢吾閩公少穎敏絕倫年十四從儀部松石
張先生學與先封公同侍函丈語必驚人又與王雲石
僉憲孟對軒別駕張介石司教共結文社諸君子固皆
推轂公而儀部亦以衣鉢相屬矣年十九值贈公喪號
踊柴毀聞者酸鼻自是家益窘徭徒四壁立公食貧攻
苦試輒居首聲隆隆起許宜人出名閱其尊人頗難其
婿擇公乃字與張儀部夫人實兄弟也宜人歸則肅婦

道勤拮据曉牕夜火相對操作以資吾伊者無倦內外
之間雍雍如也甲子公舉於鄉家政一任兩兄不私一
錢卽鹿鳴觴爵亦歸賙某氏上春官不第築室一區下
帷發憤董課諸姪不啻嚴師益治古文辭越辛未成進
士賜二甲觀禮部政癸酉授民部主事權崇文門權故
利藪權顯中貴每以私輕重掣肘商因緣爲姦公則凜
冰操裁以三尺諸請托者俱咋舌而姦商洗手奉法矣
已司明智厥司太倉剔弊剪蠹在在有聲以三載考績
得贈封父母冬奉命權滸墅關關當三吳要衝賈舳鱗
次貪墨者喜爲鸞鼎往往濡指糜骨公至則痛革之而
寬其文網關外設便民橋橋下爲小關計其尺寸適符

小舟之不中權者令出其下曩有四出偵邏絕勿出於是商之望關者如雲薄征而賦自倍舊額經歲三萬公止十月積四萬餘滸墅人感之若畏壘之於庚桑焉會遭許宐人變遂告歸宜人素仁厚從公入邸夢寐太夫人每相對以泣便道歸舍不勝依依抵滸墅益感念竟以幽憂致疾而物再室李宐人亦賢淑能繼許志撫茂才君所明忘其非已出者人稱公前後有兩內助焉已卯仍補計曹庚辰監江西兌兌司職專督餉體貌雖隆重乎有司率易視之公下牒所屬肅憲貞度裁去一切浮費所屬令有用已事多贖緩以嘗公者公按律明剖而免其罰令乃心折而諸屬竊廩廩人人有神明公清

之號秉銓者方側席待公而公奉太夫人諱歸矣讀禮三年哀同始殯足跡不履公門卽親友小集亦堅不一詣也服闋逾期猶戀戀不肯赴闕廷以兩兄力趣裝乃起未至卽補考功主事尋轉文選公慨然曰夫官不負人也而人可負官哉矢心清苾門庭如水而又虛衷廣詢精覈不爽雖至親暱弗爲曲說部中稱真冰鑑乙酉以考功副郎主山西試時京考官久廢是科始復典故漫無可攷而公所劾動稱得體至今率爲故事得士王濬初等六十五人王實山陰相公子拆卷而衆以爲嫌請置第二公曰諸君閱卷時有知爲相公子者乎衆曰無之公曰夫知爲相公子而錄之與知爲相公子而抑

之等私耳有言我任其咎竟置首錄而時論更服其公
初有司飭主考供億頗繁費公力爲汰節入京而縣令
積所羨走送公公艱然移書曰是重吾不德也果爾是
不受於公而受於私也是陽省之而陰實利之也竟峻
却復部值丙戌大計激濁揚清公實多所贊助焉二月
擢正郎得告返里而李宐人亦捐中饋公以兩室俱共
公清苦未獲食報而相繼謝世意頗忽忽頓慕考槃不
欲出而當路之勸駕旁午僉謂公不宜無意國家乃以
庚寅夏起補考功郎覆議諸劾疏二百貪墨不職者雖
原奏輕必正之而負寃者隨亦洗雪不柔茹不剛吐也
有都掾爲銀水注於後署秘處進稱援故事可循以動

公公大怒立笞革姦胥悚息旋轉文選郎公業夙負重
望而時太宰爲五臺陸公與公相倚爲左右手公益秉
公持正登進真才杜請託抑奔競不憚強禦選人有託
巨璫居間者前此率得志以去公正色曰丈夫鬚眉如
許而俛仰刑餘以爲奧竈此其人賢不肖何如也不可
當吾世而使士風掃地匪惟不從更加劣處用是巨璫
銜之甚欲甘心焉未有間也自六月訖歲杪凡四選屏
絕關節推陞內外大臣李對泉等若干員取選科道韓
淳寰等若干員天下翕然以爲得人無何而胡黃門事
起矣胡居言路建白頗不塞人望撫拾猥瑣至及市蛙
都下有蝦蟆之號公欲年例處之會有漏言於胡胡知

不免先疏誣公一時人心大爲不平臺省遂交章劾胡謂文選二百年無如公清正者不宜被此蜚語卽胡辯疏亦曰言官得風聞言事未見反爲人劾者事大可觀矣越數日適部推饒公伸萬公國欽兩公皆論去相奉特旨謫者巨璫庇胡憾公乘主上思去相時捧疏進故觸上怒致一司盡黜時公以胡疏尙註籍推疏實未署名人以爲可辯公曰我素司選事以我累列公更忍辯哉辭朝詩云丈夫去就尋常事小帽青衫亦主恩怡然就道行李蕭條傾都祖贈畧無所受時壬辰正月也公歸築山房偃息盤桓謝絕公府長吏造廬始獲一見望藩臬旌旄輒削牘力止之曰不敢以廢棄故煩小民厨

傳也獨與故舊相從留連昕夕道肺腑甚歡故眉之中堂云典劇才疎放逐敢忘明主賜論交勢盡笑談翻喜故人來丁酉宮殿災主上奮然更始復諸公冠帶下詔舉逸銓部疏列起用則公爲首陞用則鄒公南臯爲首輿論以爲相當疏寢不報暨中丞直指累疏交薦銓部亦極力推引咸與一寃公用而終格不下公處之漠如也庚子春大饑脯糗草樹皮殍瘠填壑公捐粟作糜救之給散有法饑民不受郡邑賑而受公賑以活者殆萬計有司異其事欲以上聞公辭曰我非爲名者我僅以繼先志耳邑乘久廢不修朱邑侯登堂固請公乃受簡刪葺新故凡地方利病風俗異同無不洞本原中肯綮

而人品優劣據事直書幾於魯春秋矣天性純孝自入仕積俸餘營祠廟三楹精確十倍居室朔望率子姓入拜風雨弗間歲時祭兩尊人輒伏地幅抑失聲傷祿養之不逮也事兩兄友愛篤摯可可否要於相成而止經紀喪葬不憚勞瘁而損費無論已以侄孝廉君所須爲仲兄遺孤憐之劇旋果蔚然鵲起則公訓誨之力可知也公伉直自好不能與世委蛇而同其波左規右矩處儔旅中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人多以莊見憚馭諸族屬禁非分之爲毫不假借親友以私干者搖手不顧比至情迫切則又委曲覆翼之事後卽一莖之及亦面赭不受蓋公之清稜孤介稟自性生歷仕宦里居數

十年如一日也世以奢溢相高公無所芬華室廬纔蔽風雨日飯脫粟非讌會不兼味浣衣躡屨無異儒素後學以文菽求正始謝不敏旣援筆雌黃不輕許一字後學多所琢成居恒掩關手一編若諸生墳典漢魏而下無不掇菁咀華於詩宗少陵於文宗于鱗皆能得其神髓寸紙單行居然鼎彝然第以寄意興寫性靈不競雕蟲之譽至捉麈而譚各理商風雅籌政治得失其發若機括其擘畫若聚米爲山谷玉屑霏滿四座令聽者爽然自失灑然忘疲矣澄心封情變童季女之好澹然不萌於念門除之內嚴若朝典晚歲念茂才君壯年寡息因爲之計久遠擇繼嗣區畫甚具嘗吟曰關心日有熊

石隱園藏書
三
熊夢去國時懷犬馬慚又曰滿頰衰毛白勝雪一生苦
味多於甘殆實錄也癸卯冬臥病至仲春不愈時值孝
廉君試禮闈歸抱頭一慟刺刺俱勗子姪語更三日逝
矣嗚呼公居鄉鄉重在朝朝重夔路駸駸竟以中蹶識
者咸爲扼腕雖高棲丘壑中外候車音以望公之復出
者無異謝傅之在東山也而詎意中壽而止哉不肖嚴
生同里閨世締姻好先人旣附牛耳嚴髫髻承指南啓
益不淺叨第後一再歸省輒辱枉顧招集促膝夜分嚴
固仰公若泰山而公亦謬許爲可誨動以道義人品相
期居廬三載提命尤夥客秋北上猶祖道握手叮嚀廼
未幾寢疾又未幾訃及不勝哲人之感焉頃嚴承乏冬

曹會茂才孝廉兩君其實徵公狀而肅弟與孝廉同鄉
舉亦代以請嚴雖樸遯無能爲役然清標勁節耳而目
之者素矣以公品格卓然間代殊絕之人物雖千載上
猶將師友之顧親炙有年而敢默默已乎矧先人窀穸
之事實賴公雄藻以光隧道之石夫公不輕假人片言
而獨殫思以誌先人又安忍忘報也公生嘉靖庚子九
月卒萬曆甲辰三月享年六十有五子一所明邑廩生
嗣孫二襲吉鼎吉公之子姪謀以今冬仲月八日奉公
暨兩宜人合葬於祖塋嚴不揣爲次第其狀如右伏惟
名公先達賜之琬琰之章俾得比於太丘有道之碑以
垂諸永永則王氏豈特夜泉之光而已哉

中憲大夫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冲陽畢公行狀

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余嘗三復斯言不禁扼腕士君子戮力風雲之會獲保首領以沒勲勒景鐘名垂竹帛此其上也卽不得當身棄原野馬革裹屍以報君父亦其次也乃若位不配才施未酬志挫修翮於妒媚賁幽恨以入冥生類漚浮沒同電逝可不謂大哀耶則吾弟冲陽是已弟諱自肅字範九冲陽其號國初始祖諱敬賢者自益都石塘塢徙淄世爲淄人曾祖爲志儼公諱恪曾祖妣王氏祖爲廷佐公諱忠臣祖妣王氏考爲儒官舜石公諱木妣劉氏曾

祖暨祖及考俱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曾祖妣暨祖妣及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弟則庶母王氏所生也以弟貴累贈恭人恭人於萬曆己卯庚辰連舉兩丈夫子長者名自寅登乙卯鄉薦今爲直隸吳橋令弟其次也以六月三日申時生豐質偉幹性沉毅凝重先大夫甚器之余亦私喜謂是必當大就甫總角卽善屬文天才橫放不能自休對壘操觚者咸三舍避焉邑侯韞所沈公擅人倫鑑裁隲其文有氣貫長虹筆掃千軍之語擢冠童子科遊泮宮稱高才生矣辛丑先大夫卒癸卯服闋以胡氏春秋舉於鄉又明年王恭人卒再踰年嫡母劉夫人亦卒皆樂棘如喪先大夫時丙辰始釋

不隱國痛和卷四 三
褐授直隸定興令壬戌以治行高等內徵會余以天津
巡撫晉少司農例當引避於是僅擢弟禮部主客司主
事提督會同館甲子持節封肅藩明年還朝將有裴王
之擬當路要人意陰有所屬遂以少叅銜出弟備兵寧
前弟卽日叱馭無幾微見於言色人以為難值大霖潦
關外五城一時俱圯人心惶惶弟謂戰車可城也而趨
勤版築不兩月雉堞屹然矣最上得晉憲副再越歲加
銜太僕寺少卿先是熹廟遣閹劉應坤陶文紀用等出
鎮關寧勢張甚弟與分庭抗禮不少讓閹銜之丁卯夏
錦州告急紀用等議悉寧遠兵赴之弟謂此欲致我師
也師出與遇野戰不利必大潰寧不可復守此安危之

關也力阻之翼日果悉衆而來我軍以逸待勞寧遠獲
全越二日錦圍亦解弟之力也而紀用言於魏璫璫自
敘功進爵五等其黨皆得優擢獨以虛銜紕弟云戊辰
今天子改元俞廷臣言陞弟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關寧制下人人稱慶弟亦勇於自任每上封事輒稱
旨隱然萬里長城待弟矣不謂禍起缺餉竟以六閱月
死於饑兵之手也嗚呼痛哉弟初令定興修城障河凡
可爲邑永賴者不遺餘力近畿孔道所經輪蹄如織弟
按令甲一切無所假借過者肅然俗多盜舊設墩夫坐
鋪以備非常而標掠時聞弟謂非盜備也易以壯士往
來巡警晝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爲

民患苦更爲設法以備徵以官解百姓便之時際軍興
亟算民間契齒又履畝加派買硝運豆製器造車騷然
煩費弟先諸屬邑抗言多所裁節而獨清宮勲莊田得
所隱租額一千有奇民困以甦徵兵絡繹所至縱恣閭
門多晝閉兵至無所得食益肆掠弟勅市具糗餌以平
受直兵至如歸尤憚弟威稜率目攝不敢動百姓不知
有兵也一日奉上檄派車牛出關輓輸弟有難色方躊
蹰未卽應百姓聞之爭出其有立得樓車五輛騾五十
頭牛一百四十隻與之值不受強之皆委地而去弟乃
捐俸爲建義坊於通衢一錢必名以示獎勵壬戌內徵
士民徬徨攀轅車軹不得發者累日相率肖像尸祝有
捐居第以爲祠者比弟跋歷危邊而棄鄉井別妻孥以
從戎者踵相接也其得民心如此初至較士卽識拔一
鹿二范於稠人中厥後鹿領畿解一范捷南宮一范亦
登賢書則皆弟飭治餘緒也其提督會同館也時三衛
及朝鮮琉球貢使咸在弟見賞幣窳劣殊甚抗疏言遠
人稽顙賜之賞賚蓋以我揖遜馴彼僭侮以我撫綏懷
彼疑貳也今計戶工二部賞賚之費不下萬餘金取其
衣段視之多朽壞不可觸此輩名爲納貢實懷要挾萬
一藉口喧嘩肆其狂齧誰尸其咎哉又酌議規制七款
曰貢使宜擇也貢約宜明也貢道宜清也貢伴宜選也
貢限宜定也貢賞宜豫也貢備宜周也又曰與其驟抑

之館貢之後不如預申之款塞之初與其角舌於禮樂之司不如定約於祭戟之下呈部代奏上皆嘉納自是弟以馭遠膽畧特聞而弟始至寧遠其時督師者王公之臣撫遼者袁公崇煥一居關一居寧積漸成隙兩姑一婦弟雖不敢分左右袒而以遠近跡分踈暱則猜忌乘之矣未幾袁公罷朝議革遼撫不設耑聽王公調度王公移駐寧遠而北鄙諸部五千餘人來附弟謂此屬皆陽向陰背乃就食於我飽則思颺耳宜置之邊鄙使自爲部落以藩我而量給衣糧則知恩不予亦無所賈怨督師弗是也布散諸卒伍中卒伍咸怨謂吾輩枵腹行月糧常逾期不得一飽而爲他人食乎蓋脫巾之禍

胎於此矣弟爲擇其精銳者寘之大興堡以其長桑昂兒介統之其餘老稚婦女則聽督師請命於朝或散內地或處遐荒事具弟奏疏中而攻錦之師旅至大興距錦近攻之不克招之不去則弟推誠用人之明效也其初拜命也條上方畧九事一曰絕求款之議一曰却用附之說虎墩諸部狡黠多端或控弦相向或頰首求和要皆陰陽其術以逞貪婪之私豈真有可憑之詛呪足仗之信義哉向來警至則潛伏遠竄以避其鋒而奪我人畜退復佯言曰我爲朝廷肉墻再欲用之彼乃轉換其辭終莫得要領所爲誤我多矣尙可牽持不斷而冀得其一臂之用哉一曰合關遼之勢關遼相倚督撫並

建督臣位較尊而權較重撫臣身較危而責較專往往兩不相下以至相尤頃遂以內外爲限名爲分之而卒成其水火之形臣謂分者不必強合合者自不能分如各用其人各行其事此必不可不分者也無事各守其瑕以成堅敵至各悉其銳以相犄功可同賞罪亦同罰此必不得不合者也久則有相忘無相猜又何督撫不可並設之有一曰審布置之實自三方並建毛鎮居東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共爲聲援以圖共濟然去歲高麗被劄來去自如毛帥一旅豈聲勢不相及乎登鎮前遣張盤築旅順口被襲嗣未見一與之角則不至登登亦無從與角耳旅順去南四衛甚近險阻可憑若令登鎮

以全力移守相地據險收集遼民屯牧爲進取之基乃東責毛鎮守高麗界與之擇便規進金復海蓋在目中矣後責寧鎮進趨廣寧協力并舉庶三方俱實有着手處不徒托空言耳一曰明戰陣之法彼長在騎射我長在火攻是固然矣然向止憑城而發一營平原便失所恃欲使用之者有所避無所畏非車不可而偏廂重大難旋溝塹不通求其輕而易運高低前後無不如意者唯田車爲便若募足千餘輛以驟引之無事以便轉輸有事以載火砲并載糗糧遇敵則用爲營外列拒馬環亘橫木以防衝突布置鎗砲遠近交擊無不中者內藏精騎用以逐北然後我之火攻可以無所不至而彼失

所長矣一日清營求之源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武途
爲甚然誰實懸之的以爲之招宋將之言曰文臣不愛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故必有不愛錢之文臣而
後有不惜死之武臣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一日嚴賞罰
之令一日儲軍需之資一日慎沿邊之防語多不能悉
載而末復惓惓以降丁之操縱爲言天子偉弟是至縷
析報可而深致獎於愛錢惜死之二語庶幾魚水相得
者矣無奈督師王公猜嫌未釋兼以身處去畱之間視
疆場事如秦越之不相關弟孤立寡援請馬價不應請
器械不應請撫賞不應請月餉亦不應先是寧遠無外
城弟爲兵備時始剏建更濬濠深廣各丈餘歸附目衆

城中室廬市廛櫛比鱗次宛然都會迨戊辰四五月間
又有警報弟一意堅壁清野不爲動野無所掠不至寧
遠而退乃毀我錦杏兩城先經兵燹皆空城也此其鎮
定自持保全實多猶乘間亟修錦杏咄嗟立辦而當修
錦時忽於城外東南隅得熟磚九十窰爲數以二十餘
萬計蓋若有神助云當是時署計事者少司農王家禎
見雲中告急遂緩東而急西移遠餉以餉宜雲積欠四
月至五十餘萬軍中間之闕然謂彼餉舊餉也我餉新
餉也奈何移新作舊已闕外供屢有至者皆新餉也而
部又封貯不肯發則相與偶語沙中謂中朝真志我矣
弟抗疏催請凡八九上而軍中不信也則謂安用巡撫

爲并巡撫亦忘我矣中有廣武一營者川湖兵也獷而喜亂叅將彭簪古中軍吳國琦復從吏之至七月二十五日而難作弟與總鎮朱梅皆被僇辱惟兵憲郭君廣以新至得免因搜括庫藏遍貸富商大姓副以折鏹印票僅可充二月餉耳與之要盟四日始解而弟素剛果憤冠履倒置輒不食上疏自劾汲汲請餉疾革移鎮中右竟不起時崇禎戊辰八月八日也方難作時諸諫卒或意弟臥內藏當不貲比往索枵如也于是大悔恨奈何辱我良撫然已無及矣嗚呼痛哉夫兵至闔營大譟窘辱撫鎮重臣及得餉則弭耳就伍如狺狺之犬投骨卽止則其情可知也事聞天子震動而是時王公已罷

起舊撫袁公爲督師錄簪古輩盡伏法臺省餉司交章攻家禎余方入爲大司農亦訟弟寃天子曰其付廷臣論於是有所爲調停之說者曰激變之因雖繇於缺餉亦不盡繇於缺餉且計部歲入原不足以供歲出九邊方在在呼庚癸而茲且以缺餉斃一巡撫豈可使聞于鄰國乎不如繩一大義責備死者猶可弭亂萌於將來也天子采其言欲杜邊臣口實絕驕成效尤特伸激變律奪弟爵而終以違制稽餉致亂辱國聲家禎罪免爲庶人削其恩廕嗟嗟彼罪旣昭則此寃亦削矣雖歿何憾弟歿之次日而有大梁王寨之捷實稟弟宿算也督師及巡關御史先後上弟功不蒙敘錄會家禎以敘甘肅

捷復寇帶余感時事盡傷厥心昧死拜疏畧曰家禎前
爲甘撫後爲計都者也司計召亂則禡之撫甘著庸則
復之仰見聖明恩威原自轉圜臣弟撫遼者也死於餉
而有可原之情勞於遠而有難泯之功同爲王臣寧慳
一視臣願以臣慶典應晉之階及削去考滿加授官銜
贖臣弟罪而復其官上弗許嗚呼聖天子之意淵矣君
猶天也風霆雨露孰非恩者余將執是語酌酒以告弟
於九原而歸若骨不知弟其瞑目否也弟深湛果決能
斷大事多洞中理解不爲洪湔依阿之態其備遠也大
率祖李牧趙充國故事精斥屯繕以待可勝不貪小利
爲功其告上者有曰與其力未及而戰徒戕我士馬而

無益成敗之數曷若全吾力以待急實我簡練而徐張
撻伐之威敵未至而蚤爲保聚無罅可乘敵旣至而效
死致守無瑕可攻又曰彼或虛聲以撓我耕築或突發
以截我鐵騎或駐兵近郊陽示要求或竭力攻城別圖
剽掠惟宜申明哨探堅壁清野以待之要期我無所損
彼無所得而已識者以爲本論今諸疏具在雖隔越數
載而彼已情形猶如燭照數計比歲我軍皆以浪戰失
之三復弟疏真對症之藥石也使弟得究其用不苦於
掣肘以及於禍諸所樹立豈可量哉然則弟之無祿卽
世匪直家門之不幸亦封疆之不幸也弟自總角受先
大夫命從余講鉛槧業雖舉孝廉後余常以正言相規

勉懼其荒於嬉也越十年而後舉於南宮每下第輒以爲有負教督倍爲慚赧旣筮仕爲吏弟固天性廉直余又諄諄以道義名節相砥弟兢業服官信心信理任怨任勞惟恐一朝墮落無以稱征邁而見先大夫於地下此尤兩人所心相期許而他人未必深知者也逮余遊宦秦晉門戶瑣屑弟經紀不憚身肩又余中年無子滿腔愁緒弟尤倍相憐念慰藉勤倦比余連舉二子而後解頤此又手足真愛余所五夜銜感不置者也余辛酉自里中赴回卿任曾視弟於定興公署及弟爲秩部郎甲子冊封肅藩乙丑報命長安俱過津門連牀夜語嗣是余有陪京之行而弟亦有遼左之役邈焉河漢滿意

功成名遂聚首長白山前以樂餘齒詎意乙丑津門之晤遂爲生平永訣之辰嗚呼痛哉惟是一二遺蹟不列諸窰石則余罪也是用撫拾吳橋弟所撰行實附以芻臆次序如右以乞銘於鉅公鴻筆庶憫其遭逢而有採焉感且不朽弟享年四十有九在遼三載頭鬚盡白生平著作多軼余哀其撫遼諸疏命曰茶語吳橋弟剔亂楮中又得襍文十餘篇刻爲遺稿行於世元配王氏贈恭人自弟爲孝廉時已卒繼配王氏封恭人男三長際竑庠生側室李氏出次際竑王恭人出次際端遺腹側室張氏出女二皆王恭人出將以崇禎四年閏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葬於陽丘東陵山之南是爲狀

祭王栢峯廉憲年伯文

嗚呼我公天挺異質初度揆吉帝賚良弼瑤枝世承玉
貌端凝旭日方升萬里扶櫬時方髫髻孝聲以振冥搜
精研萬斛涓涓莫之或先况有婉孌內政惟歲助公丕
顯筆磨崆峒氣吐電虹裒然南宮司李簡注洗冤斥賂
清問以度證膺春曹條議心勞藩輔肅囂置郵霜清湯
沐干城萑苻不驚滙瀉疏淪川瀆咸若媿功河洛平饑
賑荒規制孔良雖菑不傷甘霖應禱蘇焦潤槁至仁灑
灑天子曰善晉叅浙甸億兆攀援醫門多疾再起補秩
河北是卹河北羊腸詰戎峙糧惟公劬勩榘採紛呶閭
左荼痛公覆而濡挺挺歎立誰訾誰譎巨璫斂戢抗章

親藩侃侃忠言祖訓恪遵兵農水旱咸底成算國是攸
贊輿誦謳歌尸祝婆娑百歲無他何遽不永彼蒼耿耿
有問誰省父子勤王靡躬遐方奕世同芳閨壺合德如
琴如瑟存沒罔忒績茂中外忽失著蔡分猷奚賴蒼黎
一哭斯世不淑誰爲滲漉某締交令子墳篋可比滿擬
納履公厭塵居倏還太虛有泣雪如嗚呼胡多而年胡
植而蘭簪紱蟬聯何秋非春何子非身百代如新公目
可瞑公德可詠修短前定椒漿苾芬瓣香氤氳公其來
賁

祭高柳溪封公文

伊大塊之播氛斯哲人之挺瑞豹藏霧以匿耀鵬搏風

以鼓翅每挹彼而注茲如的張而矢至先生龍門標峻
鳳穴振儀脫人世之徽纏達老氏之雄雌吾無非以無
譽豈如韋以如脂嗟鉛槧之弗售遂徒業於耒耜倘逢
年之可期雖拮据乎奚鄙旣亢宗以志勤幸趨庭之有
鯉爾乃陋簞金於拾紫明毀璧於談玄元規之塵永謝
徐孺之榻高懸羨玉樹之繞砌喜豸繡之鮮妍值再被
乎國綸隱君賜而心怵奉正供於官帑問疾苦於親暱
周祿入之公典殫忠孝之素質若夫陶心大隱擬迹小
山叶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之樓閒看岫雲之來往聽好
鳥之間關於時望重比閭壽登大耄類延尉之歸覲羣
子姓而詔告挈根本以披示並詒謀之大道進霞觴以
促膝娛彩戲以流連賞洽袁公之地情披樂令之天謂
建木較其長短而大椿齊其壽年夫何翠靄雲迷祥烟
電滅神劍沒於延津驪珠毀於貝闕固曰萬物之大歸
而實世界之陷缺某夙依玉樹歎締金蘭方松茂而栢
悅忽芝焚而蕙歎黃鶴飛飛不復返青山去去遙相看
噫嘻曲散薰風兮事已灰歌成薤露兮聲何哀康強廸
吉兮福履該馬鬣將歸兮隙駒催乘彼白雲兮遊蓬萊
式薦簞醪兮魂歸來

祭劉少溪兵馬文

嗚呼人生如夢人死如歸盈虛消息古今所悲獨有令
德遐邇共聞非夢非歸謂之常存於惟我公庶幾其人

丰姿巖嶽襟度汪洋桂林馥郁片玉輝煌撝謙自牧慷
慨中腸辟雍拔萃上國翱翔胸藏淵博汗牛充梁筮仕
司城秉心平恕煦育輦轂徽音騰著移佐中州戴沛甘
澍永堅一節苞苴攸除世莫我知曳裾歸去笑傲烟霞
脫迹塵趣年甫知命天乎何妒九原脫屣夜長不寤公
有佳圃蘭芍芬芳交陰列植誰其徜徉公有華屋清湛
靚虛高薨曲榭誰其容與輕財好施罔食其報欲叩蒼
穹杳焉莫告電光石火安問彭殤仁聲義問芳烈永颺
某里閭相聯幸托肺腑晉寧一別寒暄未布談笑如昨
倏爾聞訃半世金蘭永隔泉務椒漿遠奠庸抒寸悵銜
哀寫詞吁歎東顧

祭楊冲所座師文

惟國家人文蔚茂詎乏才之虞而惟不獲兼才是倚若
夫賦質夙慧績學崇侈才埒東箭之利器踰南金之美
藻繪天葩詞傾峽水運籌帷幄制勝千里斯不亦鬼鬼
柱石蕩蕩金湯而匪先生其疇與擬以先生崛起神童
藉名黃紙濮陽之治龔黃共齒異等之筵大官首指爰
有徵命分曹版使優移本兵古職方氏奉國竭忠從容
管劇文昌七兵之政贊宣惟已朔方之變憂厘天子而
先生坐伐其謀罔遺半矢叵奈宵小嫉能嘒嘒環視萋
菲高張而先生則義弗援止雲渚烟巒蘿巖竹汜屋八
九椽垣三四雉酒熟眠茵詩成濡筆著書太玄潛心經

史剝啄問字者魚貫而來戶嘗滿履棲遲邁軸而廟朝
典章靡不關其裁似惟余不肖画脂末技壬辰之役濫
廁桃李矯首知恩報虛國士昔陳臬於維上與滁陽而
錯趾簡版詩筒往復纍纍嗣是以來鱗鴻杳矣道路有
言先生已已是耶非耶有泪如泚蓋不徒悲先生之失
世而尤深惟乎國是熙洽久習而忘危武備廢弛而莫
理悠悠歲時誠何異乎槐安之螳如先生允文允武今
古罕比一中含沙蹶而不起一肯緩急孰爲可恃如波
斯頽莫究其委吁嗟乎道行有集士紳仰頽平昔之勲
爛焉青史百千萬世而後生色未阨曾是位不滿才遇
不酌德而足爲先生之累某匏繫河東未緣躬誅遙酌

齊樽臨風長跼尊靈有知庶其不彼

祭王念吾文

嗚呼造化陰陽之氣注結爲人氣有修短人有壽夭固
不能盡登於耄耋之倫第德非淳固才非踔出則人亦
視爲代謝之尋常而不必號籲於蒼旻若念吾公懷瑾
握瑜合百美以具臻生貴介而不驕抑抑乎折節爲謙
之是循席富厚而不移兢兢乎惡衣菲食之是親蚤承
庭訓從明師資益友沈酣詩書翱翔菽圃一時共羨文
彩之嶙峋晉遊太學觀光上國行且受簡銓衡以盡展
胸中之珍頃以藏之不易百口爲累羹藜飯糗日夜拮
据而非義非道一介不取識者信其樂道以甘貧某也

里閉密邇臭味比鄰締之金蘭聯之婚姻歡然莫逆握手論心一切令節聚會勝地登臨非與公相隨於杖履則無以滌鄙吝而鬯幽襟方將訂盟白首結社烟霞以自附於歲寒之松筠胡天不弔年僅知命臥未浹旬曾膏肓之莫救一旦籛浮景而上賓匪直葭莩之輩盍簪之侶願贖以百身卽鄉邦父老村落愚民莫不惜仁賢之寥落而歎滯西氣數之屯嗚呼此固士民之公慟而猶未及乎一家之酸辛公兄弟四人仲以文學蚤逝伯方借途弁冑殫力疆圉獨公與季平野持門戶而奉明禮今平野旣以夏仲捐館而公復以秋仲不祿未及百日而雙珠合璧相繼而沉淪或謂公友于之篤愛弟之深蓋自鴈行凋謝而公固已脉脉而傷心是徵公之高誼貫於金石雖歷百世以如新嗚呼北堂榆景誰供甘醇藐孤穉齡誰實撫馴遙望仙里徒見夫二難之長夜諸發之夕長不覺抱恨於西州興歌於薤露令人回車而霑巾

祭王立字中丞文

瑯琊發源桓臺濬流家傳相印簪橐箕裘是生我公廟璉天球含英茹藻疇足與儔紅雲升甲銅章縮綬如刃新矧醜髀立剖疆禦不避號霹靂手巖邑三更碑頌萬口入晉中臺白簡清霜公有不言言則朝陽埋輪都亭靖彼豺狼兩監棘試文武門墻佐政罔牧夙夜匪懈靡

以清曹而輕一介世之仰公如瞻泰岱帝心克簡虛席
大拜乃瞻南顧曰是留畿唯我根本我儀圖之畀汝填
撫以作邦基惠我元元獎我虎貔公拜稽首曰唯盡瘁
凜凜三尺風彼有位貪墨脫冕以錫善類桑土綢繆不
遑假寐南服謐如虎踞龍蟠以耕以嬉少懷老安人爲
公慮曰公事煩公心獨否致力中原民歌王父國倚蓋
臣行將袞歸曳履星辰胡天不弔遽萎哲人鶴歸華表
星隕江濱嗚呼哀哉公之威重如司馬公公之清操有
伯起風公之經濟實大聲宏公之譽望高朗令終其在
繼世子姓昌熾其在後事帝眷不匱宗伯治祭司空治
竈國有鐘鼎家有乘志世法臣則公已備只唯帝用公

公用未竟寰宇屬目企公爲政喪我方舟云何游泳豈
獨公迺斯民無慶嗚呼哀哉公昔歌鹿某附修翎問聞
過從有嚶其鳴南宮之捷某忝先登公雖繼起作我典
刑肅試定邑隸在按部公玉玉之長其毛羽汲引非私
感結肺腑庶幾公在率循步武而今已矣公游幽閨上
悲天下下悲人倫無身可贖有淚沾巾緘詞申痛託之

藻蘋

祭高東溟中丞文

嗚呼溟渤浸天表雄東域靈派遙分范陽接脉是篤我
公作式四國洪濛胥羅元精手劈一飛摩霄錫第明廷
董策晁畫聿駿有聲鳴琴花縣鳳下南荆績最銓宰名

疏御屏公車首召入佐冕旒遂長霜臺不競不綵持斧
中外飭厲貔貅豺無當道鼠無宵游視學三輔衡平鑑
空桃李成蹊頑懦向風乃貳棘寺惟慎惟公法無徇貴
情以理衷帝睠南顧師干之試公虔秉鉞範身爲幟墨
吏掛冠黔首後志公輔望殷鼎鉉虛位公曰已而吾慕
二疏汶陽可耕何必鏡湖初蘭製芰謝彼珮魚悠然鴻
冥風清熱途優游林泉垂盡一紀世眎具丘東山是擬
明王嗣服求舊伊始胡公不待大化遷只嗚呼哀哉公
昔執法幾二十年風紀獨持朝宁凜然公昔建白誠可
格天國本一疏庶乎轉環公之嗜學定力不搖吳山講
席人言囂囂公之遺榮如葉辭條脫冕而行曾不崇朝

其在事親志事兼致寧以祿養而忘萊戲其在昆季友
于篤至田氏荆花姜家襍被其於禔躬嚴若處子宦况
蕭然心如止水其於鄉黨居若畏壘飲人以和接物以
禮七十餘年朝野半之出則甘霖九有望滋處則慶雲
五色陸離爲邦典型爲國羽儀所宜永世後人是則以
挽頽風還之悃悞而今已矣天道叵測壽雖望耄於公
爲嗇某生同閭幸締姻連率履眎公則倣罔愆寅肅晚
進亦辱周旋屬目公起共弼仔肩卽不然者桑間十畝
待我旋車追踪六友乃公之出奪於忌口泉石之盟又
不我有妾肩重任進無所師異日歸與誰與相依聞訃
疾首遙天淚揮百感攢心不能奮飛所可憫公箕裘襲

芳乃文乃武率德之行亦有聞孫鵠峙鸞翔庶幾代起
維休無疆獨是匏繫莫伸慟私弟肅捧節扣公總幃采
藻明信酌酒摘詞千古一夕鑒此襟期

祭劉青岳相公文

元精苞彩方祗毓靈家傳衣鉢王國作禎玉署高揭金
甌首榮泰巖遽傾白日忽匿伉儷後先玄墟北翼啓緋
晉酌能無愴臆公昔奮帷圖南起家名魁東土甲第金
華鸞班造羽菽苑僊葩槎泛箕封遠銜帝命漂薄島洋
金鳳掩映熠燿集椀風瀾有慶維時權闡竊柄於朝一
羶萬噉附者如潮公獨砥柱視民不佻舍百齡之簪笏
築十畷以逍遙權閹既殛玄黃載戰手捫金闕特膺聖

眷爰察輿情力勦睿斷日月滌而重朗陰翳積而盡散
忽直箕貝亘地彌天鼎彝失調鹽梅頓捐雲不作霖擯
爲寒烟丹心空懸帝闈難叫忠心扼腕志士有慄心知
感懷能無黯然而憑弔相業雄文芳名藉藉鑣聯姚宋
軫接游夏道沛長江光分不夜穀貽令子丹桂三株伯
旣潤玉仲季瑩珠國寶家珍亦步亦趨公坳未幾寶婺
旋宓橈宮肆啓黃壤卜吉輶車丹旄薤歌棲臯某等誼
忝葶苳情深膠漆目擊埋玉能無首疾山頽梁隕涕泗
難悉嗚呼悲夫艷而登者彤庭馨而傳者金餅千齡萬
禩勲德與天壤俱無窮者庶有以仰對夫冥漠騎箕尾
而耀列星

祭寧忠門御史文

五倫惟君親爲大百行以忠孝爲先儻其敦篤乎斯道固宜食報而享乎大年迺造物者忽奪其算徒令人淚涔淫而不禁欲搔首而問諸青天也惟公夙鍾靈異蚤負奇特旣穎脫乎淝水之湄遂羣空乎冀野之北始綰綬於花縣爰柔嘉以維則廉驕懷賄之泉清辨掩雲之石催科有撫字之仁聽訟無鷹鷂之擊此何暮之謠方來而已殷去後之思沒世而無斃也繼簪筆於蘭臺乃嚴毅而孔武戕觸邪之豸冠持擊貪之繡斧捧簡而宵小魂搖埋輪而豺狼首頰此建祠之疏媚璫者凜慄虛平之義懷玉者鼓舞也若乃以甥而嗣舅事實處其兩

難公委蛇以盡禮誼不負乎二天拜表陳情旣以寧而歸寧捐貲立後復以韓而繼韓綍綸兩光乎泉壤水木各循其本源公之於斯際也可謂艱難以矢報委曲而圖全者矣嗚呼揚名顯親今旣卽忠以成孝正色立朝今仍移孝而作忠賢佞殊途今悉披赤以入告生成異地兮總馳恩而顯榮是當俾爾熾爾昌食純嘏於無窮夫何驕驕方騁而忽蹶其追風之足干鏌甫試而頓挫其切玉之鋒也於惟孺人載篤之祐媚厥姑而襄其葬旣以婦而爲子撫諸孤而督之勤又以母而兼父方謂公雖歿矣仍有如公者存乃復奄兮忽焉繼公而不祿也嚴等夙緣不薄識荆自蚤追昆季之周旋念葭葦之

世好悼哲人之云亡痛不憖於蒼昊能無奠清醑於素
幃零涕淚於丹旒乎

先妣五七祝文

德福相因從來不爽以今觀於吾母何其視天夢夢也
嗚呼痛哉吾母出自名門蚤閑姆訓歸我先君內助惟
賢事我祖妣得其歡心以小星之德逮下而螽斯振振
也以周急之仁惠貧而鄉黨沾沾也身御冠帔而織衽
紡績之必勤也味謝珍羞而粗糲澹泊之是甘也地居
貴倨而輿臺臧獲之如有傷也教子居家而勗以恭儉
訓子服官而飭以清慎也此其德誠不可以枚舉而數
計者然而年不逮於古稀壽不登於耄耋竟若不可解

者何也嗚呼痛哉兒嚴叨列仕籍兒肅幸薦賢書諸兒
俱備員青衿鞠育惠迪非吾母之賜而誰賜也兒輩未
能報涓滴而遽棄兒長逝矣嗚呼痛哉吾母居常奉佛
齋居不樂遠遊嚴之宦也曾一奉至雲間嗣是絕不他
出不能時奉潘輿之歡而使母有倚門倚閭之望尙冀
失於前償於後而孰知遂有今日也嗚呼痛哉憶嚴春
日南征吾母縫衣而遣之尙健飯無恙也未數月而疾
作嚴復羈於世網不能脫身早歸病不獲奉饘粥坳不
及請遺誠詎於春日纔八閱月而遂成死別也嗚呼痛
哉嚴在彭城朝夕籲天願減已算以益母壽奈微誠不
格於冥漠而吾母雖病亟彌留時猶望嚴仕進無已思

嚴雖切而口不忍言念嚴雖深而猶不許歸致使家報
失真而竟成永訣也嗚呼痛哉嚴以丁年乏嗣母爲立
繼尙冀生孫以娛膝下乃卒不副所望嚴實涼德上千
天罰而竟使母抱抑鬱無聊之思以暨沒齒也嗚呼痛
哉匍匐南歸北堂長眠恨結終天悲纏丹臆計今惟有
一死可以謝吾母於地下而母喪未襄孫枝未衍嚴又
不敢重自摧殘以傷吾母冥冥之意蓋雖勉自支持固
已形存而心死矣嗚呼痛哉而今而後姊妹之貧寡者
嚴當極力周之外親之急難者嚴當加意拯之務使與
吾母在日無異而後卽安吾母其瞑目於夜臺否也嗚
呼痛哉光陰篤速五七屆辰謹遵遺命弗薦牲膾清茶

一盞素饌一筵茹哀上獻異母居歆

遣祭大姪女文

萬曆丁巳十一月初旬吾大姪女之訃音至於洮岷汝
四叔與闔家眷屬哭踊悲悼乃遣蒼頭東歸薦以牲醴
而申之以辭曰嗚呼余何罪於天天何不弔之甚也余
兄弟行中惟爾父長兄與余爲同母汝父蚤逝無嗣所
遺惟汝吾每見汝猶見吾長兄之面龐也今竟棄余而
羽化耶痛矣汝父孝友著聞年僅三十而歿彼天佑善
將必大錫於汝汝幸淑慎自歸王門敬共之譽日有聞
也所有甥男女各三人福祿如川方至乃今年甫三十
有三竟爾棄世將汝父之積德與汝之幽貞俱付夢夢

之天耶痛矣前七月間蒼頭自家中來得明吾書稱汝
患時疾旋已康勝曾未數月竟用前病荏苒怯弱而逝
汝叔奔走微名羈縻邊陲病不及視藥餌亡不及憑棺
衾骨肉至戚如汝者幾人而甘坐此踈莽耶痛矣余自
幼撫汝不啻已出汝亦事余如父余壯歲艱嗣汝時以
爲憂乙卯幸舉一子汝提携愛惜藹然姊妹情親也比
在洮岷又舉一子政擬寄信於汝以慰遐思而倏以訃
聞矣念及於此腸將無寸寸斷耶痛矣王故鼎族明吾
亦聰穎非常無奈家業之中落也汝三女三男纔嫁一
女其餘半在襁褓食指甚多家徒四壁伶仃萬狀吾遠
宦邊城又不能代爲扶掖五內如割惟是區區此心決
不忍以存亡易念終當極力翼覆耳汝將無繫念否耶
痛矣明吾少年銳氣羞言織嗇不善作家望汝於冥冥
之中默相啓佑俾無嗜華奢無喜角逐無比匪人無鑿
煉井一以力農節用爲主此又余向來所惓惓於中而
今尤不容終緘其口者也汝以爲然否耶道里修阻四
千爲遙炙絮遠將涕零如雨夜臺有靈其鑒余之衷曲
否耶痛矣

庚申焚黃考妣墓文

嗚呼吾父聰明才具十倍兒曹顧廼厭薄簪纓而貽福
澤於後裔躬傳衣鉢而付詩禮於庭訓積德匪懈卽白
屋可以步青雲寸陰必惜則駑駘可以馳千里天道乘

除之數理有固然卽兒嚴之幸博一第非無因也惟是一登仕途遂星塵網宦遊每曠溫清祿薄有虧色養曾未幾何而吾父母相繼見背矣况吾父在日僅受司李之封吾母在日僅受主政之封昊天罔極顯揚未至嚴誠惴惴以過佚先人之休光爲懼比歲以來憂虞接踵疾疢頻仍仕而隱隱而復仕豈區區升斗之粟是糜抑亦綸綍之新恩是奠也茲幸以叅政洮岷三載考績亦旣贈吾父母以三品之秩矣龍章在御命服在笥而嚴羈身邊鄙不獲親薦墓左謹托諸兄弟具牲醴而代致焉想吾父母有靈九泉之下其果稱一觴解一頤而惠然居歆否也頃先德綿邈家聲愈振肅弟以甲榜試花

封實弟以乙科修鱗角氣概崢嶸鄉曲艷羨門戶日駸駸大矣語云日中則昃無平不陂常人之情不患不富患其富而侈也不患不貴患其貴而驕也吾父母以千辛萬苦而不獲享鼎養之奉吾兄弟以承麻席蔭而坐致通顯之塗而今而後功名遇合不可知嚴願永堅一心矢志冰蘖爲國爲民以求不忝於先德斯夙夜所自砥也至爲吾兄弟者亦當朝夕惕厲顧諟誨言得無有倚勢而武斷鄉曲者乎得無有恃權而囑託官府者乎得無有逋公家之賦而斂私室之財者乎有一於此皆吾父母當年之所禁忌而嚴之所爲疾首痛心者也吾父母於冥漠中尙其是啓是佑以葆吾家之慶澤也

哉不然修之韋布而壞之縉紳培之百年而傾之一日
此智愚所共惜亦諸兄弟所不忍也故嚴以持盈保泰
爲今日第一義不識吾父母以爲然否

壬戌焚黃祖考祖妣墓文

憶昔乙未嚴以洮岷叅政三品秩滿馳贈吾祖父母於
時猶然藩臬外吏也無何皇祖升遐皇考渙號嚴復徼
祖父母貽厥之靈召爲太僕因叨沐覃恩贈吾祖父如
孫官贈吾祖母爲淑人嗚呼三朝榮命焜耀非常九重
異數錫類不匱嚴方偃僕循墻敢謂是容駟高門足酬
先世厚德本本源於萬一也迨嗣是而濫膺節鉞於
津門又彌歲而承乏地官於督餉么膺一經踰躐八座

祖功宗德憑藉良深祇以受命疆場王事靡盬想靈爽
之如在嗟展謁以無從第有齋戒薰沐東望如弁如鬣
之封致詞於吾祖父母庶幾監之歆之慰我禴祀蒸嘗
之極思耳所可懼者位愈高則責愈重祿彌厚則任彌
艱當茲綆短汲深之時曷勝臨淵履冰之慮而今而後
惟有夙夜靖共始終砥礪以求無玷於名教無忝於祖
德而已至嚴踈拙成性未能飾脂韋以媚人國步多艱
將一任悔吝于造物嚴竊用自矢以對越在天計祖父
母亦必陰爲啓佑以垂裕無窮矣

遣祭先室文

崇禎癸酉十二月初旬誥封一品夫人胡氏之訃音至

於燕邸鰥夫白陽居士方待罪蕭寺乃率次男際有東嚮爲位而哭不勝悲愴亟遣力歸治喪事又題旌削竹於是月望日馳使再歸令長男際壯以五七之期陳設牲醴用祭奠於我夫人之靈柩前曰嗚呼夫人是余結髮之配糟糠之妻也中間貧富貴賤安樂憂患自少至老同甘共苦夫豈一日也哉憶昔余茹苦寒窓惟夫人篝燈執爨以佐之讀余食貧薄宦亦惟夫人夙興夜寐以襄之仕是則爲學爲政夫人皆大有助於余也比歲徼天之幸陟位通顯濫竽卿月余以素性恬澹旣耻爲紛華靡麗之奉夫人亦一意耕織相安於縞衣綦巾之常是則夫人之富而能儉貴而不驕也余涼德薄福中

年乏嗣愁緒可掬雞肋欲捐夫人每脫簪珥以爲余廣姬媵至於秦晉津門宦轍所歷率自引避不與偕行俾余四旬而後獲育三子以延一瓜是則夫人之德比南樛功存宗祧也余五載度支心力殫竭而以慙直賈戾踈節叢詈沉淪請室之中羈遲蕭寺之內夫人每一念及輒潛焉出涕卽屬續時猶惓惓以不獲晤對爲憾千里遣使貽書永訣是則夫人明於唱隨之義篤於伉儷之情也撫摩衆子不異屬離逮於諸姪卵翼備至瀕危急出囊資次第分賚而衣飾之見存者仍命謹藏封識以待余歸是則夫人之困而不亂公而忘私也嗚呼夫人之德之賢若此乃病也余不及爲調藥餌歿也余不

及爲視含殮迄今五七屆期尙不能憑棺一慟余獨何
心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屈指夫人生平一十九歲于歸
余家二十歲而爲孝廉婦二十四歲而爲薦紳婦三膺
勅命九膺誥命享年計六十五歲累封至一品夫人龍
章鳥奕翟芾耀煌於年不可謂不永於福不可謂不備
但私心所悵歎者禮重偕老詩詠同心余中外馳驅此
離日久滿擬乞骸歸里尙與夫人團圓暮景迢遙家園
以酬一世之辛勤以觀三子之成立而詎知夫朝露之
易晞流光之不待也天實爲之人且奈何嗚呼悲哉聖
明在上覆盆必燭余雖不才終望蒙恩昭雪返於敝廬
會當經營玄室於先父母之側一則蚤完嘉耦之窳窳

一則預儲餘生之舟壑所謂生同室而死同穴要地久
天長弗渝者也牲醴具陳子姓在列兩心相照幽明不
隔夫人有靈庶其鑒諸

先少保公詩文藏稿昔曾奉至高梁署中順治庚子
巳經刊成迨有歸耕多暇時時展誦乃軼逸尙多且
款式未善于是廣爲搜輯細加校讐另錄成編荏苒
念載不克授梓有今年六十三歲老矣先人著作過
抑不宣有死且不自勉力重刊冀永其傳其視前刻
篇帙詳畧異同則余亡友袁孝廉松籬之所訂定也
康熙乙丑十月朔日男際有識

